



土岐文庫
文庫17
W3
2



文庫 17
W3
2

校訂困學紀聞集證卷之二

書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晉邱閔氏 謝山全氏 易田程氏 義門何氏 樸山方氏 蔚亭萬氏 四明屠繼序校補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春秋傳所謂三墳五典是也昭十前

賢謂皐夔稷契有何書可讀趙清獻語 王荆公語理實未然黃帝顓頊之

道在丹書武王所以端冕東面而受于師尚父也天載記 踐昨篇少皞

氏之紀官夫子所以見郊子而學焉也昭十孰謂無書可讀哉

全云趙清獻之言不過一貼以之折荆公耳

昌氏春秋序意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

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為民父母十二紀 序意不韋十二紀成於秦八

年歲在涪灘注歲在中 名涪灘上古之書猶存前聖傳道之淵源猶可

困學紀聞五卷集證卷之二上



010185189975

攷也

集證

黃氏日抄淳熙五年尚書韓彥直為呂氏春秋序謂其書言天地萬物之故最為近古枯蒼蔡伯尹又跋其書之後曰漢興高堂生后倉二戴之徒取此書之十二紀為月令河間獻王與其客取其大樂適音為樂記司馬遷多取其說為世家律曆書孝武藏書以預九家之學劉向集書以繫七略之數今其書不得與諸子爭衡者徒以不韋病也不知不韋固無與焉者也

書大傳

全云伏生傳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子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

傲

虞傳股傳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殷傳豈伏生

亦見古文逸篇邪大傳之序有嘉禾揜誥今本闕焉隋志有逸篇二卷出齊梁之間似孔壁中書殘缺者唐有三卷徐邈注鄭

漁仲

全云夾際先生鄭樵字漁仲謂書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恐未然

集證

玉海三十七漢藝文志傳四十一篇即大傳也隋志大傳三卷鄭元注顧彪撰音二卷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唐志伏勝注大傳三卷又暢訓一卷中興書日按康成序云伏生為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

生從其學而授之首聲猶有訛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已意潤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康成始詮次為八十三篇按今本題尚書大傳四卷補遺一卷大傳序今佚隋志尚書亡篇序一卷梁五經博士劉叔嗣注尚書逸篇二卷唐志徐邈注尚書逸篇三卷

漢初去聖未遠帝王遺書猶有存者賈誼書脩政語引黃帝曰道

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脩政頴頊曰至道不可過也

至義不可易也功莫美於去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為惡

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

慎一日上同帝譽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為巧今本此句上有緣道者之辭而與為道一句

行仁者之操而與為仁也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財今本而身專

其美矣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

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上同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說苑作堯存心

於天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
飢曰此我飢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
陷之也上同

集證說苑君道篇引
河間獻王同

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
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虛本此下有是
以見愛親於天

下之人而見歸樂於天下之民
而見貴信於天下之君三句吾取之以敬也上同吾得之以敬也

大禹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爲驕乎朔日朝則問
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爲汰乎又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
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上同

集證民無食也西語說苑君
道篇引河間獻王同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說苑作靜
居獨思譬其若

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
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
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
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與上同

集證學聖王之道至不可以大知
說苑建本篇引河間獻王同

又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求道
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
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上同

集證藥食嘗於卑至取道不以手
而以耳說苑君道篇引同

又引周文王武王成王問粥子武王問王子曰師尚父俱見脩
政語下

淮南人閒訓引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高誘注蹟蹟也

集證堯戒語也堯戒僅見於此隋志識緯有堯戒舜禹一卷

此帝王大訓之存於漢者若高帝能除挾書之律蕭相國能收秦博士官之書則倚相所讀者必不墜矣幸而緒言尚在知者

鮮焉好古之士盍翫繹於斯何云皆似戰國時諸子之語若上古之書必更簡質

集證漢志賈誼五十八篇隋志賈子本七十二篇劉向刪定宋志十卷玉海本傳凡所著述五十八篇今新書十卷事勢連語雜事凡五十八篇或取漢書誼傳附於後按今新書十卷與宋本同

墨子南使衛今本作南遊使衛載書甚多今本作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今本下有

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四句藝文類聚引無書字北堂書抄凡三引兩引無一引有

吾安敢廢此也北堂書抄引云相天下猶如此况吾無事何敢廢乎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原注今本闕墨子七十一篇今止三篇

三篇與陳氏書錄解題合何云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大訓在西序讀間之前輩七十篇者出於道藏

書百篇謂此類也

集證按墨子七十一篇見漢藝文志隋以來為十五卷目一卷見隋經籍志宋亡九篇為六十一篇見中興館閣書目及玉海後又亡十篇為五十三篇即今本也本出道藏中缺宋諱字知即宋本又三卷一本即魏士至尚同十三篇厚齋及陳振孫等僅見此本有樂臺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及焦鉉國史經籍考今亡又按藏本闕者八篇有目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中非乘中下非儒上即館閣書目所云亡九篇也其後又亡十篇者藏本無目有第五十一五十四五十五五十七五十九六十六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亦當是宋時亡之然則宋時所存實五十三篇太原閻氏謂今墨子七十一篇止闕其八未詳考耳又按荀子修身篇順墨而精雜汙楊倞注云墨子著書三十五篇今現存者五十三篇不得唐時止三十五篇疑誤

釋文序錄云尚書之字本為隸古孔穎達所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

為可慕以隸為可識故曰隸古也。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為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

邈李軌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

部改變經文見釋文條例然則今所傳古文尚書未必皆孔安國之

本宋景文筆記云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書訊刺字

皆用古文宋祁筆記按國史藝文志唐孝明為以今字藏其舊本開

寶五年別定今文音義開寶五年二月詔翰林學士李昉校定上之詔名開寶新定尚書釋文咸平

二年孫奭請摹印古文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與言古文尚書釋文印板猶存請聯

印天聖八年九月十一日雕新定釋文今亦不傳然漢至唐所謂古文者孔安國以

隸存古非科斗書也今有古文尚書呂微仲防得本於宋次道

敏王仲至欽家說本見氏志原注郭忠恕定古文尚書并釋文今本豈忠

求復舊也怒所定歐宣和六年詔洪範復從舊文以波為頗然豈本未嘗

集證鄒濟讀書志古文尚書十三卷孔安國以隸古定自漢迄唐

二於釋文巨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按釋文雖小有異

同而大體相類馬氏通考按漢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孔

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注言元宗詔集

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

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按

書序云為隸古定乃是一行古文一行隸書唐初猶存也至明皇

更以今文古文遂廢東都事略郭忠恕傳忠恕先洛陽人

太宗召為國子監主簿令刊定歷代字書所定古文尚書并釋文

並行於世玉海三十七唐陸德明釋文用古文後周顯德六年

郭忠恕定古文尚書并釋文刻板太祖命判國子監周惟簡等重

脩開寶五年詔李昉校定上之詔名開寶新定尚書釋文

錢云異核字才老建安人官太常丞有書禪傳十三卷首卷舉

吳才老械書禪傳考異云伏氏口傳與經傳所引有文異而有益

於經有文異而無益於經有文異而音同有文異而義同才老

所述者今不復著

集證宋志吳械禪傳十三卷首卷舉要曰總說曰書序曰

君辨曰臣辨曰考異曰詰訓曰差互曰孔傳凡八篇

要曰總說
日書序曰
君辨曰臣
辨曰攷異
日詰訓曰
差互曰孔
傳凡八篇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古文定作正開元誤作定原注晁景迂云〇開元當作天寶後並同

集證唐志尚書類開元十四年元宗以洪範無偏無頗聲不協詔改為無偏無陂天寶三載又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從今

舜讓于德弗嗣班固典引作不台原注史記自序唐堯遜位虞舜不台

集證按史記五帝本紀舜讓于德不懌索隱曰古文作不剛今文作不怡怡即擇也李善文選注引書云舜讓于德不台台猶

怡也漢書音義云古文台作剛

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夏本紀索隱史記作來始滑夏本紀漢書作七始

詠律麻忽又或作智原注鄭康成曰笏也論語仲忽漢書人表作中智

集證夏本紀索隱古文尚書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先儒各隨字改之今此云來始滑於義無取蓋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亂

始又與治相似因誤為來始滑楊氏丹鉛總錄書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而古文作來始史記作來始夾與來皆泰字之誤太字七政亦作泰褚遂良書枯樹賦七亦作泰

大傳大誥曰民儀有十夫周傳〇原注王莽作大誥曰民獻儀九萬夫漢書翟方進傳蓋本於此又康

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周今無俊字

集證按獻儀二字古通周禮春官司尊彝職鬱齊獻酌注鄭司農云獻讀為儀

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漢志作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

乙丑朔原注是朔旦冬至之歲高宗亮陰禮記作諒闇喪服四制原注讀為梁餽漢五行

志作涼陰大傳作梁闇

集證尚書大傳說命篇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為梁闇也傳曰高宗居凶廬三年不言此之謂梁闇鄭氏注闇語如鷦鷯

謂廬也按孔安國傳謂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與鄭義達蔡傳從康成說

子若觀火周禮注謂今燕俗名湯熱為觀復官司微子我其發

出狂史記宋世家狂作往注引鄭康成曰我其起作出往也裴駰集解

君奭天難謀王莽傳作天應裴謀欽明文思安安考靈耀作晏

晏引見後漢注原注鄭氏注寬容覆載謂之晏馮衍顯志賦思唐虞之晏晏第五倫上疏體晏晏之姿

集證按後漢馮衍傳注引尚書考靈耀云放勳欽明文思晏晏第五倫傳注引尚書考靈耀云堯文憲晏晏兩引不同又按晏安二字古通春秋傳齊景公子安孺子史記齊世家漢書古今人表並作晏孺子

無逸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石經曰肆高宗之饗國百年石經漢杜欽亦曰高宗享百年之壽閻云按漢五行志劉向傳皆云高宗百年

集證洪氏隸釋載蔡邕石經殘碑云肆高宗之饗國百年漢書杜欽傳高宗遭維維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同何云按一作彌

曹誓說文作菜誓方心醴云查菜當作菜同費攷後子夏問金革條內則此誤者誤連下度作以詰四方為句而改詰作詰入之甫刑篇可晒也史記作脰魯世大傳作魚索隱引大傳同何云按一作彌

集證元經古義費誓說文云周書有菜誓從米北聲廣韻作菜從米北聲云魯東郊地名此據孔氏本言之則知古文本作菜

裴駭謂尚書作菜字之誤也鄭氏注周禮雍氏禮記曾子問皆引作菜誓

度作刑以詰四方周禮注云度作詳刑秋官大司寇注哀矜折獄漢于定國

傳作哀矜折獄原注大傳哀矜折獄折民惟刑漢刑法志作愆民

集證按折哲愆三字古通漢書知人則哲亦引作則愆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楊賜封事作假我一日後漢書本傳原注賜

集證後漢楊賜傳賜通尚書桓君章句按釋文序錄沛國桓榮受尚書於朱普榮普皆傳歐陽之學也

劉愷引上刑挾輕下刑挾重附見後漢劉般傳說文顧畏于民岳多言也原注尼輒切

集證按今本說文岳凡兩見一品部岳下云多言也從品相連春秋傳曰次於岳北讀與岳同見輒切一山部岳下云山巖也從山品讀若吟徐鉉曰從品象巖厓連屬之形五咸切皆不引書顧畏于民岳句惟石部岳下云擊岳也從石品周書曰畏于民岳讀與巖同王氏所引似誤不然其所見本異也

書始二典猶詩之首二南取費秦之誓猶詩之有魯頌

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則伏生不以為虞書謂云按說文引五品不

合于堯典內程易田云按說文引堯典八條舜典十一條皋陶謨一條益稷十
三條只一條作尚書一條作周書轉寫也餘三十條並作虞書然則五品不
悉一條作唐書者孤證
不可接之以為論說也

集證日知錄古時有堯典無舜典有夏書無虞書孟子引放勳乃
堯邁種德億二十四年引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賦納以言文七
年引成之用休襄五年引成允成功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兩引念
茲在茲二十六年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哀六年引允出茲在
茲十八年引官占惟先蔽志國語周內史過引衆非元后何載后
非衆罔與守邦皆謂之夏書
則後之目為虞書者贅矣

夏少正月令時訓詳矣而堯典命羲和以數十言盡之天官書天
文志詳矣而舜典璣衡以一言盡之敘事當以書為法原注堯典
以日中宵

中為春秋之別月令兩
言日夜分無春秋之異

堯典日月星辰孔注謂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益稷日月星辰

謂日月星為三辰全云當主
前說為是五禮一也孔注於舜典以為吉凶賓

軍嘉於皋陶謨則曰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全云亦前
禮說為長

史記索隱云春言東作夏言南為皆是耕作營為勸農之事孔安

國強讀為訛字雖訓化解釋紆回原注今史記作南謫○繼序按營為之
為古音本讀謫性偽之偽古義本訓為

漢王莽傳作南偽周禮疏引伏生大傳作南謫與
史記南為孔傳之南訛音義皆同 五帝紀索隱

集證九經古義按謫與訛古字通毛詩無羊曰或寢或訛韓詩作
薛夫子云謫覺也正月箋又訓訛為偽亦與訛通故王莽傳又
作南偽古文尚書作偽也索隱作為者古偽字皆省文作為見古
文春秋左氏傳但此經訛字當與偽別淮南天文曰歲大旱禾不
為高誘曰為成也禾成於夏故云南為此與東作西成皆言農事
索隱本
是也

周禮注引書曰分命和仲度臣瓚漢注古
文宅度同西曰柳穀見天官縫人注
按穀與谷通莊

困學紀聞五集卷二

子臧與穀收羊。虞翻云鄭玄所注尚書古篆柳字反以為昧古大

篆卯字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為昧裴松之謂翻言為然

吳志虞翻傳注

集證

九經古義今文尚書云度西曰柳穀伏生書傳云秋祀柳穀鄭康成云柳聚也齊人語賈公彥曰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云柳穀今鄭注尚書從古文作昧谷故虞仲翔奏鄭解尚書違失事日言古大篆卯字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為昧棟按史記亦作柳谷此古文也鄭康成依賈逵所奏定為昧谷故虞氏駁之管子幼官篇言春三卯同事秋三卯同事說文曰卯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為天門古文西從柳卯為春門萬物已出卯為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也故春言三卯秋言三卯柳卯同字日出于賜谷入于柳谷西者隴西縣之入充山一曰兌山秋門之象故命居之柳按說文卯卯本字與卯字上書連者有別卯音酉裴松之謂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其實音異字亦異裴說非也又按釋文序錄謂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餘姚盧氏曰馬鄭所注皆孔壁真古文德明以晉出孔傳本為古文因指馬鄭所注為今文謬甚

宅嶋夷釋文云尚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禺缺釋文今按史記堯本紀

居郁夷正義郁音隅夏本紀嶋夷既畧索隱云今文尚書及帝

命驗竝作禺鐵原注古夷字虞書正義夏侯等書薛氏曰今登州

之地薛季宣書古文訓

集證

地理今釋嶋夷今朝鮮地案孔安國傳東表之地稱嶋夷正義曰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為表故云東表之地禹貢雖指據後漢書以嶋夷為朝鮮地蓋朝鮮古屬青州與今山東登州府隔海相對正合孔傳東表之語薛季宣書古文訓謂嶋夷海隅諸夷今登州元入于欽齊乘又指為海州皆非也按釋文馬融云嶋海隅也夷萊夷也登萊地相接薛氏之說自本釋文

四岳孔注云即上義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按周語太子晉曰

共之從孫四岳佐禹胙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左傳

許大岳之胤也杜氏注謂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隱公十年當

從周語之說

原注迂齋云申呂齊許皆四岳之後堯讓許由亦其一也○開云按韋昭國語注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當顛頊之衰則四岳為共工從孫亦神農之後復何疑○何云迂齋說是

錄云程正叔有堯典舜典解一

唯孟子得之

集證玉海三十七伊川書說一卷門人記其師所談四十餘篇宋志程頤堯典舜典解一卷

程子謂共兜之徒及舜登庸之始側陋之人顧居其上此凶亂之

人所不能堪故其惡顯而舜誅之何云程子崇政說書之召司馬曰馬之者始聖矣既出而為當時勳科盛名之士所嫉此說其有為言之歟○至云程子此說未必因蘇孔諸公而發且洛蜀之爭互有是非何氏過推伊川尚不脫時文識見

韓非曰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

堯不聽韓非外儲說右上也此可以證程子之說原法韓非謂堯誅共鯀非也

集證呂氏春秋恃君覽行論篇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怒於堯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欲得三公怒其猛鯀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召之不來仿作於野以患帝舜

於是強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按呂覽謂帝舜強之較韓非為審

范蜀公鎮正書曰舜之五刑流也官也教也贖也賊也流宥五刑

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劓刑荆宮大辟也正書皇王大紀至云胡

之說本諸此而以墨劓荆宮大辟為賊刑之科目五峯作

集證宋志儒家范鎮正書一卷史類胡宏皇王大紀八十卷按

探其五刑一條今檢宋志儒家已載范鎮正書一卷竹垞謂志傳

不載又置之尚書類皆失考按紀聞三又引其解昊天有成命一條

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釋文云一讀至方字絕句釋文商頌禹敷

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宋文公亦以方字絕句云楚辭天問禹降

省下土方蓋用此語然書序已有此讀矣方樸山云朱子所以引楚詞不引書序者以書序為

偽也○繼序按書百篇序何可廢可廢者偽孔安國序耳

錢云宋藝文志范鎮正書一卷在儒家類

鄭康成讀舜典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

年舜典正義

集證舜典正義鄭元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也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按史記五帝紀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即舜生三十也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即登庸二十也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即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也年才百歲鄭說與史合

大禹謨言念哉者一益稷言念哉者一皆禹告舜之辭心者治之本心斯須不存治忽分焉其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朱子感興詩於此見之

臯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周公曰庶常吉士召公曰吉士吉人帝王用人之法一言以蔽之曰吉舜所舉曰元曰愷吉德之實也所去曰凶吉德之反也議論相傳氣脉相續在春秋時謂之善人

在西漢時謂之長者惟吉則仁所謂元者善之長為天地立心者也何云可作人字說耳

錢云袁變字和叔有潔齋家塾書鈔十卷

傲戒無虞何云表變解云治安之時危亂之萌已兆漢宣帝渭上之朝是年元后生成帝新都篡漢已兆於極盛之日矣無虞豈可不傲戒愚謂匈奴衰而女戎興倚伏果可畏哉又解七旬有苗格云舜耕歷山之時祇見厥父惟知己之有罪而不見父之為頑所以底豫及其征苗也自省未嘗有過而惟見苗民之作慝所以逆命至班師之後誕敷文德無異引慝之心而遂格焉滿損謙益捷於影響人心豈可以自滿哉愚謂仲虺之誥成湯召公之訓武王戒其滿而自矜也齊桓服楚魏武得荊州唐莊宗取汴皆以滿失之

集證受獻通考袁燮齋家塾書鈔十卷陳氏曰其子喬崇謙錄其家庭所聞至君奭而止按今本題齋家塾書鈔十二卷

九德知人之法三俊用入之法

禹之告舜曰安汝止盡天理而無人欲得至善而止也尹之告大

甲曰欽厥止去人欲而復天理求至善而止也

虞書作服天子自日月而下十二章鄭康成注周禮謂周以日月

星辰畫於旌旗而冕服九章春官司服注注禮記郊特牲祭之日王

被袞以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郊特牲注二禮之說自

相背馳魯秉周禮周魯之禮其有異乎

集證少穎林氏曰舜觀古人之象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於衣繡也歷代之制莫不皆然說者謂周登三辰於旗服惟九章何其異也蓋不過據左氏三辰旂旗之文左氏謂旗有三辰何嘗謂衣無

三辰邪况又謂上公九章而王服亦九章何周公制禮乃至於無辨別與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則十二章備鄭氏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夫被袞以象天則十二章備鄭氏謂有魯之足云豈有周制止九章魯乃加以十二之理乎

古文尚書及說文璪火粉米補艾軒曰粉米補艾當各為一物

璪當為玉璪之璪璪園物也意其為璪之狀而以火旁飾之火

因物而後見耳考工記謂火以園得非指璪火為一物乎鄭司

農謂為園形似火此為近之希冕謂粉米補艾皆從希同謂之

希冕陸德明希與希同蓋有由來也繼序按艾軒以前分粉米為二者馬融及偽孔安國也合藻火為一

者伏生也林非全無所据然鄙意且守康成尚書周禮二注之說而小變其說云大裘十二章

集證釋文藻本又作藻粉米說文作粉米徐本作絲白與黑謂之粉黑與青謂之黻按今本說文無黻字玉部藻下云藻玉

飾如水藻之文引虞書曰璪火粉米據此則黻字仍當作米又按說文引虞書藻火作璪火是藻與璪通艾軒璪當為玉璪之璪不為無據爾雅釋言葛紕也郭注今人呼縫紕衣為葛紕謂刺

繡也說文謂葛紕所紕衣又周禮春官司服希冕注希讀為繡或

錢云林之
奇集
解五十八
卷

作菴按此卽陸氏希與菴同所本

鳥獸踏踏馬融以為筍虞釋文七經小傳全云劉用其說書禪傳以鳳

鳳來儀為簫聲之和艾軒亦曰制器尚象

集證隋志尚書十一卷馬融注釋文鳥獸孔安國以為自舞也馬融云鳥獸筍簾也踏踏舞貌說文作槍槍云鳥獸求食聲

玉海劉徹七經小傳五卷雜釋詩書春秋周禮儀禮禮記論語七經按今本作三卷一尚書二毛詩三周禮四儀禮五禮記六公羊傳七論語

古文御磬今文作簫原注左氏曰韶御舜樂諸儒誤以簫管解之

集證說文竹部箭以竿擊人也從竹御聲虞舜樂曰箭部所角切又音簫蔡氏集傳簫古文作箭箭韶蓋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簫故先儒誤以簫管釋之

按漢唐兩孔氏俱作簫管解

說文暴嫚也引虞書若丹朱暴論語暴盪舟說文奔部按書有罔水行舟之語則暴盪舟者恐卽謂丹朱何云下云俱不得其死則不可云卽丹朱也

賊臣也丹朱未聞凶終比擬不當

集證兩漢別誤補遺四按陶唐夏后各有一羿二人俱嘗為射官又皆不得其死而暴亦非所謂澆者暴在禹稷之前與堯時

羿並世澆則寒浞因有窮后羿之室而生者也書稱毋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水行舟別淫于家按此文上云丹朱傲下又云傲虐傲雖凶德一言足以盡之何至申言之乎陸德明音

義於丹朱傲云字又作暴乃知丹朱暴為兩人名朋淫云者指此兩人言之南宮适言暴盪舟則罔水行舟之事是已暴在禹前故

禹舉之以戒舜南宮适舉之亦先羿暴而後禹稷魏按許慎陸德明訓虞書皆作丹朱暴則傲之為暴不為無據然謂暴卽丹朱

恐非斗南之說近是又按山海經帝俊賜羿彤弓素矰始去恤下地之百艱郭璞注言射殺豳封豕之屬也有窮后羿暴羿射故號此名據此則陶唐夏后各有一羿云云亦非臆說

古文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蓋衛包所改天寶三載詔改

當從古

集證陸氏釋文明畏畏如字徐邈音威馬融本作威按據釋文則畏之作威非衛包所改明矣

若稽古稱堯舜禹三聖而臯陶與焉舜以天下遜禹禹獨推臯陶

孟子論道之正傳亦曰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

禹皋陶為己憂子夏亦云舜舉皋陶觀於謨而見皋陶之學之

粹也何云皋陶之學之粹不以亦有若稽古之文而見也爾云舜以天下遜禹

獨推皋陶此自出魏晉間晚出書大禹謨○方樸山云三后成功皋陶不與

又若為解○繼序按曰若稽古四字為一句不當節去曰字

蠻夷猾夏明刑治之而有餘四夷交侵征伐制之而不足全云史記

寓之於律書中漢書不作兵志寓之於刑志中舜舞干羽而有苗格則知以甲兵

為大刑尚非聖人意也世衰治兵且不足何況於律又何況於刑故史記所見是

第一義漢書所見是第二義然虞周之德天淵矣方樸山云非也苗民不服

為三代以後人言之則遠矣淮南子曰皋陶瘖苗頑弗即功矣不又云三苗不叙乎即偽書

云三旬苗民逆命矣不又云七旬有苗格乎而為大理淮南王此猶夔一足之說

也皋陶陳謨賡歌謂之瘖可乎司馬公詩云法官由來少和泰

皋陶之面如削瓜然荀子非相之言亦未必然

集證淮南王術訓皋陶瘖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荀子非相篇

子博喻篇皋陶瘖而與辨者同功晉野替而與離

朱齊明又云咎繇面如蒙俱諸子之言皆不足信

史記秦本紀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為柏翳索隱云尚書謂之伯

益而陳杞世家謂伯翳之後封為秦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

不見也則伯翳非伯益矣爾云金仁山前編謂伯翳即伯益水經注偃

師九山有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啟帝高

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水經洛水又東逕訾城北註原注黃度文

集證宋志黃度書說七卷今存金仁山前編按伯益即伯翳泰

翳契之為高畢之為咎君牙之為君雅是也此古聲之多轉用如益之為

同音而異文者如陶之為繇垂之為倕鮒之為鮒也此古聲之通用也

為受罔之為辨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太史公見書孟子之言益

也則五帝本紀言益見秦記之為翳也則秦本紀從翳蓋疑而未

決也疑而未決故於陳杞世家之未又言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則

也秦紀所謂佐禹治水豈非書所謂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者乎所謂馴服鳥獸豈非書所謂益作朕虞若子上下鳥獸者乎其事同其聲同而獨以二書字異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唐虞者夫豈別有伯翳其功如此而反不見于書又豈有馴服鳥獸者孰加於伯益雖朱虎熊羆亦以類見果又伯益才績如此而書反不及乎夫以伯翳不得為伯益則高不得為契咎繇不得為皋陶惟不得為垂鮒不得為繇它如仲備不得為仲虺紂不得為受羿不得為同君雅不得為君牙乎史記本紀世家及總敘之謬如此者多而羅氏路史因之直以益翳為二人又以伯翳為皋陶之子則羸鄆李三姓無辨矣且楚人滅六之時秦方盛於西徐延於東趙基於晉使伯翳果皋陶之子滅文仲安得云皋陶不祀乎又以益為高陽氏之子子贖致至夏啓時則二百有餘歲矣夫堯老而舜攝舜耄期而薦禹豈有禹且老而薦二百歲之益以為身後之計乎其非事實不可以不辨

鄭語史伯曰姜伯夷之後也閻云齊四岳之後此又以為伯夷將齊有二祖非二祖也閻說何憤憤

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方樸山云愚按呂刑有言皇帝哀矜為說顛頊皇帝清問乃說堯事未有指為舜者指為舜者自蔡氏一家言且孔傳于乃命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一節直注云堯命三君正與

夷曰明也幽幼也原注史記麻書引之而其文小異虞夏之麻為昔自國語胎合潛耶考之不詳○繼序按大戴禮四代篇末亦引伯夷曰建國建政修國修政二語○又按原注昔自在古四字為一句不連下麻字百草二句則字形偶誤又為後人所改如先誤為无无改為無也

注謂四岳之族鄭語大戴禮誥志篇虞史伯

集證前編史記重黎二人而合為一則楚有二祖也四岳為齊世出於談遷二于矣故其非刺如此按齊祖四岳本周語太子晉之言齊祖伯夷本鄭語史伯之言又按外紀云垂為堯其工寔生伯夷封於呂為舜四岳

據此則四岳即伯夷矣

呂氏春秋云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

而進之舜以為樂正原注呂刑乃命重黎即義和也楚語堯育重黎之後重黎舉夔見於此方樸山云先儒謂重黎即義和又謂義和即四岳舉夔耳慎行論察傳篇

漢董賢冊文言允執其中蕭咸謂此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漢董賢傳班固筆之於史矣而固紀竇憲之功曰納于大麓惟清緝

傳

其諛甚於董賢之冊當憲氣欲方張有議欲拜之伏稱萬歲者徵韓稜正色則無君之惡肆矣後漢書韓稜傳此固所以文姦言而無

忌憚也倪正父駁昆命元龜之制閣云昆命元龜乃史彌遠拜右相制詞倪思時知福州讀之駭嘆以為用舜禹

揖遜文請貶改○方樸山云以此為坊後世猶有如來宗道祭崔呈秀之母稱在天之靈者○全云重華協明尚是泛言其德昆命則異位矣且觀人當於其素富公君子也蘇公亦君子也其行文本無他意無可致疑若寶慶大臣即不至萌無君之心而語之者不異班固之於寶憲矣時草制者為陳晦又史氏之私人也何氏以倪語為非疏為之辨豈知深寧於此固有深慨也夫○又云宋初趙中令制詞亦有此語陳晦據以紕倪思之說以史氏之勢而倪敢論之其直節自不可殺○繼序按倪文有以也夫何云倪語非也蘇子瞻富公神道碑節公思字正父有重華協明之語亦將以為罪歟

集證宋史倪思傳史彌遠拜右丞相陳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思歎曰董賢為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一言蕭咸以為堯禪舜之言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天下有

如蕭咸者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貶改麻制彌遠劾思藩臣僭論麻制鑄職罷不復起

五行大禹謨以相克為次洪範以生數為次五德鄒衍以相勝為

義劉向以相生為義

集證書大禹謨正義此言五行與洪範之次不同者洪範以生數為次此以相克為次便文耳○天經天文編引馬氏曰水火

木金上天地生五行之序也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之序也水火金木土五行相剋之序也天地之生五行也以數其相生也以氣其相剋也以形○沈約宋書麻志五德更王有二家之說鄒衍以相勝立體劉向以相生為義○文選魏都賦注七略曰鄒子有終始五德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又齊安陸昭王碑注鄒子曰五德從所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漢律麻志載三統麻唐火德虞土德夏金德商水德周木德

柔而立無立為懦柔惠且直不直為諂柔嘉維則失其則非嘉也

何云亦是字說而較吉字一條為勝

賈誼書君道篇引書曰大道寬寬文子道原篇作坦坦其去身不遠人皆有

之舜獨以之君道篇此逸書也

禹貢釋文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禹貢九州釋文

困學紀聞五德集登卷二上

隋唐志無此書太平御覽引太一式占周公城名錄有此三句
御覽一百五十七 夾深通志藝文畧周公城名錄一卷藝文略地里部城職字

相似恐傳寫之誤原注世說注云推周公城錄治城宜是金陵本耳當是言語門上右軍謝太傅登治城注今闕抱朴子內篇登涉引周公城名錄

集證御覽引太一式占周公城名錄曰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

布九州置之十二圖抱朴子內篇登涉按周公城名錄天下分野災之所及可避不可讓居宅亦然山岳皆爾也魏按宋志天文類有宿曜度分城名錄一卷又按辭學指南淳祐元年辛丑試宏辭以周職錄序命題場中無知所出者

大傳曰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注謂四章皆歌禹之功

虞夏傳所謂九叙惟歌九德之歌於此猶可攷

集證通鑑前編尚書虞夏傳云惟十有四祀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按此九功之歌也大訓

大化其三事之歌與九功之歌舊矣禹言於帝比音而樂之以勸其民使之不倦至是而歌之廟也其後禹有天下蓋常用之後世守之以為禹樂騷所謂啓九辯與九歌是也周官九德之歌九部之舞以享人鬼蓋兼用虞夏之樂而說者以九歌為韶樂誤矣

采子曰九歌禹樂也所謂九德之歌也九韶舜樂也所謂九部之舞也 鄭注 耶後世不傳惜哉

說文引虞書曰仁覆閣下則稱夏天天禹謨傳云仁覆愍下謂蓋虞

書說也續序按五經異義引古尚書說有仁閣覆下云云又見詩毛傳

集證說文日部夏字下夏秋天也虞書曰仁閣覆下則稱夏天又

書曰方迷房功又曰怨四曰迷按方迷房功即方鳩僇功其餘不在虞書中者皆虞書說也

豫州滎波既豬古文云滎播既都職方氏豫州其浸波澹鄭注云

波讀為播禹貢曰滎播既都賈公彥疏云禹貢有播水無波職方氏注然則漢唐書本皆作滎播也原注史記夏本紀作播音波全云波

疏云兩雅云水自洛出為波

集證按孔傳滎波既豬滎澤波水已成過豬馬鄭本皆云滎播既

都鄭云沘水溢出河為澤衛狄戰在此地今塞為平地滎陽

民猶謂其處為榮橋又按水經河水注濟沅之水與榮播澤出入自此又濟水注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為榮口石門也而地形殊卑蓋故榮播所道自此始皆作榮播

史記引禹貢二百里任國

原注書男邦孔注男任也任王者事音土

王莽封王氏女皆為任

原注注任充也男服之義男亦任也

男任二字蓋通用

集證

按大戴禮記本命篇云男者任也子者孳也白虎通引書云侯甸任衛作國伯今酒誥作男衛是男任二字通用之證惠氏曰古男與南通皆訓為任外傳周語曰鄭伯南也鄭司農注云南謂子男左傳昭十三年傳子產云鄭伯男也賈侍中云男當作南謂南而之君鄭眾從左傳改南為男賈逵據外傳易男為南可以知二字之相通矣白虎通云南之為言任也故孔安國傳亦云男任也今文尚書皆以任為南太史公以訓詁易經文故亦為任

揚州浴于江海達于淮泗東坡書傳云吳王夫差闕溝通水而江

始有八淮之道禹時則無之

蘇氏愚按吳之通水有二焉左氏書傳

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

原注注云今廣陵韓江

此自江入淮之道也吳

語夫差起師北征闕為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

以會晉公午於黃池左氏傳哀十三年會黃池

原注注云陳留封北縣南有黃亭近濟水

此自淮入汴之道也

圖云此句從初刊本增補

集證

玉海三十七蘇軾書傳十三卷駁王氏之說為多按今存水經淮水東過淮陰縣北注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原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下邗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築水也又派水出陰溝逕浚儀縣北注陰溝即蕩蕩渠也亦言派受苑然水又云丹泌亂流於武德絕河南入榮陽合派故派兼丹水之稱派水東逕陳留又東逕梁國睢陽縣又東逕貫城城在蒙縣西北派水自蒙縣南出今無水惟睢陽縣南側有小水南流入睢城亦作汴

按今江蘇揚州府江都縣東北有北有廣陵故縣東有官河古邗溝也河南開封府陳留縣西北有徐州府宿遷縣合泗水河南衛輝府封丘縣西南有古黃池

百川東注弱水獨西故洪範弱為六極弱與柔異柔如漢文帝弱

如元帝

全云亦不因其獨西而為極

鍾云曾收
字彥和有
書講義三
十卷

過九江至于東陵曾彥和全云謂東陵今之巴陵余按史記正義

岳州有巴陵蓋是東陵曾說本此

集證

宋志曾收等尚書講義三十卷今佚毛晃禹貢指南水經注江水又東左得青林口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此言東一說巴陵與夷陵相為東西夷陵一曰西陵則巴陵為東陵可知胡秘監且晃參政說之皆以巴陵為東陵巴陵左洞庭

朔南暨為甸下云聲教訖于四海

原注史記注本如此○何云此本之鄭康成也繼序按暨曰顯見也東西日所還繞

故以地言之南北當兩極之下日或不言故以日見為言此近日江長亭丁魯齋之說

說苑子貢曰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脩教一年而有

扈氏請服

政理篇莊子謂禹攻有扈國為虛厲

世皆與書異楚

辭天問云該秉李德厥父是臧胡終斃于有扈牧夫牛羊又云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天古事茫昧不可考

矣呂氏春秋曰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

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不

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脩子

女不飭親親長長季春秋賢使能暮年而有扈氏服先已篇愚謂伐

扈戰甘者夏后啓也誤以為相然其事可以補夏書之闕何云既非

實錄何闕之補魏按御覽八十二引呂氏春秋作夏后伯啓

集證

書序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淮南齊俗訓有扈氏為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高誘注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按說苑理政篇莊子人間世皆作禹與有扈戰與書序不同墨子明鬼篇云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呂春秋召類篇云禹攻曹魏屈騫有扈以行其教亦與說苑莊子合王氏謂古事茫昧不可考信矣又按呂春秋先已篇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高誘注引傳曰啓伐有扈書曰大戰于甘云云詳注文夏后相宜作夏后啓考御覽八十二帝啓事也伯古多作柏後人疑為相因并誤刪啓字

甘誓予則孥戮汝孔傳謂辱及汝子王莽傳作奴顏注謂戮之以為奴也秦誓云囚奴正士豈及子之謂乎

蔡邕銘論殷湯有甘誓之勒引見御覽五百九十七

五子之歌其二章皆述禹之訓蔡氏自予視天下以後謂予五子自稱也然予臨兆民之語恐非五子自稱

周語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繇均王府則有韋昭注云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

日關衡也周景王鑄錢篇注時未見古文故云逸書左思魏都賦關石之所和均財賦之所底慎蓋亦用韋說李善引賈逵國語注曰關通也孔安國謂金鐵曰石未詳

集證書正義古文尚書及孔傳音皇甫謐得其書載於世紀鄭冲授梅賾元帝時奏上其書鄭元服虔韋昭杜預輩皆不及見故其注書於今文所無者皆曰逸書

左氏傳夏有觀扈昭元年趙漢東郡有畔觀縣原注今開德府觀城今山東曹州府觀城縣夏為觀國漢畔觀縣至云以有扈氏與觀並稱見於春秋內傳以朱均管蔡與觀並稱見於外傳而東郡之縣名畔觀則其不良可知惟是以五觀為太康之五弟因指洛汭之地為觀古人亦已疑之深矣但以尚書發詰其韋鄭之說自相悖者未盡挾也夫東郡之畔觀非洛汭也觀既為侯國五則不應聚于一方一國則不可以容五子况五觀據國以逆王命又何須於洛汭之栖栖也蓋五觀特國名猶之三觀今以太康之弟適有五而以配之則証矣外傳以為夏啟之姦子夫以追隨太康之弟而反曰姦子曰畔則必其從羿而後可矣攷漢書郡國志曰衛故觀國姚姓乃恍然曰畔觀非夏之宗室也而况以為太康之母弟乎是足以輔深

宣之說楚語上聲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注謂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水經注亦云太康弟曰五觀頓邱縣故城西注愚謂五子述大禹之戒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豈朱均管蔡之比

韋氏說非也

繼序按周書嘗麥墨子非樂屈原離騷經韓非說疑王符潛夫論皆言之可作內外傳證據

集證

韓非說疑篇記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頌洛汭是謂五觀(惠氏古文尚書及墨子非樂篇云於武觀曰啓子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淪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此逸書敘武觀之事即書序之五子也周書嘗麥曰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南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略五子者五觀也彭壽者彭伯也汲郡古文云帝啓十一年放王季于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畔彭伯壽帥師征西河五觀來歸注云武觀即五觀也楚士媿曰啓有五觀春秋傳曰夏有觀扈五子之歌墨子述其遺文周書載其逸事與內外傳所稱無殊且孔氏逸書本有是篇漢儒習聞其事故韋昭注國語王符撰潛夫論皆依以為說安有淫泆作亂之人述戒作歌以垂後世者乎梅氏之誣不待辨而明矣(東吳顧氏曰書集傳引吳氏言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蓋已見及出於魏晉閒人特以注家之體未敢直言其偽耳)

史記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

史記殷本紀

索隱云二作借從先王

居故作帝借

集證借同書史記三代世表帝借

集證

書序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借漢孔氏曰契父帝借也

史記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曰子有言人視水見形視

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

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救作湯

征

史記殷本紀豈孔壁逸篇太史公亦見之乎後有補湯征者何五百居易

蓋未之攷

集證

前編按書序前乎湯誓有帝告釐汭之書有湯征汝鳩汝方也孟子引亳眾往耕之事疑出此書而五就湯築之事意者於鳩方之書得之也其詳不可得而聞矣

辰弗集于房大衍麻議云新麻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

蝕在房二度

唐志大衍日度議 閏云以授時時憲二麻推算仲康即位歲在壬戌乃五月丁亥朔日食非季秋月朔也食在東方亦非

房宿在位十三年中惟四年九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却與經文肇位按皇極經四海不合且食在氏末度亦非房宿總之此出魏晉間晚出書眉征篇

世仲康元年壬戌征義和五年丙寅與麻不同
按皇極經世仲康元年巳丑自壬戌至巳丑盈縮二十八年

集證通鑑前編按虞劇以季秋日食為仲康元年而唐傅仁均等新歷以為仲康五年癸巳之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夫以麻術求之則魯麻殷麻周麻巳自不同憑此以求豈無抵忤故以麻較之經世紀年夏殷之年盈縮者二十有八歲焉蓋麻家之說有歲差之法久近各殊新麻以五十餘年而差一度虞劇以百八十有六年而差一度盈縮之原其大致蓋由於此今從新麻則仲康五年歲非癸巳從虞劇則合於經世之年且以經言之則五年之說於經不同而元年之說於經肇位之義為合今從之以辰弗集房繫於元年之下按如經世之說則仲康元年壬戌日食在五月丁亥朔不在季秋如新麻之說則仲康五年癸巳建戌之月辰弗集房又與經文肇位四海不合麻家必欲以術推之泥矣

君子之去雷國之存亡繫焉故夏書終於汝鳩汝方商書終於微子
全云深宣於德祐之末抗疏即出國門其亦有感而言此乎

湯誓子則孛戮汝罔有攸赦孔安國以為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

不相及今云者權以脅之使勿犯酒誥子其殺安國以為擇罪

重者而殺之孔安國傳呂居仁全云呂文靖公本中字居仁好問之子謂安國能明聖人未

盡之意實有大功於聖人者

鄭康成注禹貢九河云齊桓公塞之同為一詩正義云不知所出

何書愚按書正義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闕

八流以自廣鄭蓋據此文禹貢九河正義九峰蔡氏曰曲防齊之所禁

塞河非桓公所為也閻云尚書中候亦云齊桓之霸遏八流以自廣蔡傳謂非桓公之所為亦是尋好話頭其實蔡止五命特以約

東諸侯躬自犯者多矣奚有于河蔡沉書集傳

集證禹貢九河正義鄭氏云九河周時桓公塞之同為一河今河

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闕八流以自廣鄭氏蓋據此文為齊桓公塞之也

鄭康成書注閒見於疏義如作服十二章州十二師孔注皆所不及

集證隋志尚書九卷鄭元注唐志同按鄭注今不傳閒見疏義

書益稷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傳云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為飾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傳云粉若粟米若聚米葛之精者曰絺五色曰繡正義引鄭元云會讀為繪宗彝宗廟之鬱鬯樽也虞夏以取虎彝雖彝而已粉米白米也絺讀為繡刺者為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用以飾祭服凡畫者為繪刺者為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鄭意以華蟲為一粉米為一加宗彝謂虎也又州十有一師傳云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正義引鄭元云九州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以佐牧九峰書集傳並從鄭氏之說

呂氏春秋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商書曰

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並見有始覽論大篇又曰仲虺

有言曰諸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為取友者存其所擇

而莫如已者亡特君覽驕恣篇又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孝行周書

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慎大其舛異如此

集證荀子堯問篇引仲虺之言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

王曰仲虺有言曰諸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已者亡吳子圖國篇昔楚莊王曰寡人聞之能得其師者亡能得其友者霸按古經師多口授故舛異如此

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

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按四篇皆古文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

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也亦見於商孔子之傳有自來

矣何云必以孔子為出於家學者真宏詞人語○方樸山云契為司徒教以人倫故言教者商為備○繼序按仲虺之誥湯誥太甲皆偽書也惟兌命言學有文王世子

學記可據

集證真西山云唐虞時未有誠字至伊尹告太甲乃曰鬼神無常

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棟謂言仁言性言誠皆見於偽尚書其不可據也明矣

孟子云伊尹萊朱注萊朱亦湯賢臣二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為湯左相是則伊尹為右相趙岐孟唐宰相世系表仲虺為湯左相臣虺祖已皆其胄裔也原注未詳所據全云

集證唐書宰相薛氏世系表黃帝孫顓頊少子陽封于任十二世復居薛為湯左相臣虺祖已皆其胄裔也按表列世數亦未詳所據蓋宰相世系表多採諸大族家乘為之原不足據新安陳氏曰萊朱與伊尹並稱而經傳不他見仲虺作諸宏太精微仁義禮智信皆開端言之而德日新一言又言伯之湯盤銘伊尹咸有一德皆因而述之伊尹相湯虺為左相同時誰與之功者萊朱即仲虺也必矣

孔安國謂湯始改正朔鄭康成謂自古改正朔鄭說引見論語問十世章正義史記五帝

純正葉少蘊云甘誓已言三正則子丑寅迭以為正者尚矣原注

錢三爰草
夏正出於
索旨古文

爰革夏正採少穎謂革正之事古未嘗有蓋始於湯而武王因之

集證宋志葉夢得書傳卷今佚邢昺論語疏鄭注尚書三自集證高陽氏之後用赤纁高辛氏之後用黑纁其餘諸侯用白纁

如鄭意推之舜以十一月為正尚赤堯以十二月為正尚白高辛以十二月為正尚黑高陽以十一月為正尚赤少皞以十二月為正尚白黃帝以十一月為正尚黑商以十一月為正尚黑神農以十一月為正尚赤以十一月為正尚黑正尚白黃帝以十一月為正尚黑伏義以上未聞鄭康成之義自古以來皆改正朔孔安國注尚書湯革命創制改正易服是從湯始改正朔也按逸周書周月解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於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為正據此則孔安國林少穎之說為是

漢律志引伊訓伊祀于先王誕育有牧方明說者謂祀先王

於方明如淳注引觀禮諸侯觀天子為壇十有二尋加方明于其上朱文公曰方當作乃即所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禮序按方明見儀禮

集證古文尚書考劉歆三外丙仲壬之服以冬至越節先王於方明以祀上帝汲郡古文書不與堯典並傳康成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云征是三

明與漢志引伊訓文合方字似宜作本字讀又按如鄭氏注典寶所引伊訓亦不與古文同

困學紀聞五箋集證卷一上

鄭康成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中篇下篇是盤庚為君時事正義以為謬妄（盤庚序正義）書禋傳云鄭大儒必有所據而言（全云康成時亦有無據之二）

書序祖乙圮于耿孔氏注云圮於相遷於耿殷本紀謂祖乙遷于邢皇極經世祖乙踐位圮于耿徙居邢蓋從史記以書序攷之孔氏以圮于耿為圮於相恐未通

集證（通鑑前編祖乙元祀圮于相徙都于耿九祀圮于耿徙都于邢）
蘇氏書傳（全云坡公作）云祖乙圮于耿盤庚不得不遷以經世紀年攷之祖乙以乙未踐位（在位十有九祀）後有祖辛（元祀甲寅在位十有六祀）沃甲（元祀庚午在位二十有五祀）祖丁（元祀乙未未即位有九祀）南庚（元祀丁卯在位二十有五祀）陽甲（元祀壬辰在位七祀）

而後盤庚立（原注祖乙曾孫）盤庚之立以己亥自祖乙踐位至此一百一十五年若謂民蕩析離居因耿之圮不應如是之久也當闕所疑

集證（書集傳漢孔氏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囂甲居相祖乙居耿並盤庚遷殷為五邦然以下文今不承于古文勢考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史記言祖乙遷邢或祖乙兩遷也）（按竹書紀年祖乙元年自相遷于耿二年圮于耿遷于庇祖辛元年居庇歷開甲祖丁至南庚三年自庇遷于奄歷陽甲至盤庚十四年自奄遷于殷據此自祖乙至盤庚凡三遷矣雖與序違然不數毫殷于經文五邦數頗合）

盤庚之遷也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消息盈虛之運哲王其知之矣唐朱朴議遷都以觀天地興衰為言謂關中文物奢侈皆極焉已盛而衰難可興矣而以襄鄧為建都極選（見唐書本傳）陳同父上書孝廟亦謂錢塘山川之氣發泄無餘（全云唐經黃巢朱收之亂安得尚有奢侈文物）

朱朴之言華言耳其時趙匡凝在襄陽貢賦於諸道中為恭順故昭宗常欲往依之朱朴特逢迎而為此說非有關於氣運也襄鄧之可都則昔人嘗言之即南宋初李忠定亦建此議不止同甫也○又云陳亮無實際其始有不見曾覲之勇可謂賢矣然而垂老試策遂言不必一月四朝以為京邑之美觀附和光宗不朝重華之惡則喪其生平矣使其見用直是朱朴何氏之言諒哉

而以荆襄為進取之機其言與朴畧同見宋史本傳

朴不足道也豈亦有聞於氣運之說乎河云陳同甫而用亦朱朴矣○李尋亦有此議其後光武果都洛陽○此等議論非不塵壘可聽然如畫餅之不可噉也宏辭人華而不實專尚新奇大約類此云云李尋無此議乃翼奉也何誤氏

集證唐書朱朴傳朴襄州襄陽人乾宣初擢國子毛詩博士上書甫嘗圍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城中地勢下於西湖也亮奏書孝宗云云上聽其議宰臣王淮沮之不復召見

大傳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傳皆古文所無

論語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安國注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疏云尚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

小異唯墨子引湯誓其辭與此正同義曰備正義

集證墨子兼愛下篇引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於上天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按今本墨子引湯曰無誓字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漢昭烈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為蜀志先主章武三年注引諸葛集昭烈詔敕後主之言蓋得此意

桑穀之祥大戊問伊陟尚書序韓詩外傳以為穀生湯之廷三日而

大拱湯問伊尹韓詩外傳三誤也爾云按呂氏春秋亦同漢五行志劉向以為殷

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意於政事故桑穀之異見五行志中之下又誤

也書大傳謂武丁之時先王道虧刑罰犯桑穀俱生于朝武丁

問諸祖已傳劉向蓋襲大傳之誤爾云按說苑記於大戊世又記於武丁世○繼序按班史志五行引劉向語

屬之高宗志藝文則云桑穀其生大戊以興又與書序史記同

集證按書成父序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孔傳云二木合生七日大拱史記殷本紀家語五儀解說苑君道篇皆記其事屬之太戊時與書序合呂氏春秋制樂篇云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暮而生比且而大拱其史請上韓詩外傳云三穀生湯之庭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又屬之湯尚書大傳云武丁之時桑穀俱生於朝武丁問祖已漢五行志云高宗怠於政事桑穀之異見說苑君道篇云武丁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敬慎篇云武丁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論衡異虛篇云殷高宗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問祖已又屬之武丁皆誤也然說苑君道篇並記其事一係之太戊一係之武丁似二宗之世皆有桑穀之祥耀北梁氏曰昏生巨拱與一暮大拱並理所難信尚書大傳漢書五行志說苑敬慎篇論衡異虛篇並作七日大拱韓詩外傳三作三日大拱當以七日為是偽孔氏傳及家語五儀篇亦作七日

校訂困學紀聞集證卷之二 上終

校訂困學紀聞集證卷之二 下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潛邱閻氏 謝山全氏 易田程氏 義門何氏 樸山方氏 蔚亭盧氏

四明屠繼序校補

書

說築傅巖之野吳氏禪傳蔡氏集傳以築為居愚按孟子曰傅說

舉於版築之間當從古注

原注傅巖在陝州平陸縣北今山西解州平陸縣東北有虞山亦名顛輪坂又東

即傅巖與河南陝州接壤

集證

宋志蔡沈書傳六卷說命孔傳傅氏之巖在虞號之界通

道所經有湖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

胥靡築之以供食也水經注河水北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歷傳

說隱室前俗名之為聖人窟孔安國傳說隱於虞號之閒即此

處也四書釋地傅巖在虞號之閒今平陸縣東三十五里是巖

東北十餘里即左傳之顛輪坂有東西絕湖左右幽空窮深地壑

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輪橋也說身負版築為人執役

正於此地至今澗猶呼沙澗水去傅巖一十五里墨子尸子並以

傅巖在北海之洲者大非按說苑雜言云傅說負

壤土釋版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與古注合

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孔叢子引書曰維高

宗報上甲微孔叢論

蓋逸書也白撰出所引書乃龔展禽語耳

集證竹書紀年武丁十二年報祀上甲微史記殷本紀契子昭

振生微索隱皇甫謐云微字上甲其母以甲口生故也

學立志而後成遜志而後得立志剛也遜志柔也

西伯戡黎孔注云文王貌雖事紂內秉王心豈知文王之心哉文

王之德之純心與貌異乎

方樸山云按此語即易之明夷所謂內文明而外柔順文王以之也何足獻譏○全云司馬遷

嘗問尚書於孔安國西伯陰行善事之說蓋本於此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

方樸山云按此條益知孔注內秉王心之確○全云以是耳長平之敗在易帥然非平原之過

商都朝歌黎在上黨壺關乃河朔險要之地朝歌

之西境密邇王畿黎亡則商震矣故武王渡孟津莫之或禦周

以商墟封衛狄人迫逐黎侯衛爲方伯連率不能救而式微旄

止之詩作脣亡齒寒衛終爲狄所滅衛之亡猶商之亡也秦拔

上黨而韓趙危

秦本紀昭襄王四十八年唐平澤潞而三鎮服唐書武紀會昌四年形

勢其可忽哉

集證

更記周本紀明年敗耆國正義曰即黎國也地理今釋黎

封帝堯之後於黎城蘇氏曰是時衛猶在河北黎衛壤地相接故

狄之爲患黎衛共被之顧宣人云以關中并天下者必先於得

秦誓古文作大誓孔氏注大會以誓衆晁氏曰開元間衛包定今

文始作秦或以交泰爲說真燕書哉

原注或說謂新經以泰爲否泰之

大會諸侯往伐以傾紂之否非經意也

大誓與大誥同原注音

集證

書正義泰誓顧氏以爲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

名彪字仲文隋志尚書疏二十卷尚書文外義二卷顧彪撰煬帝時為秘書學士當時已作泰陸德明釋文尚書音義亦以泰誓題篇蓋因其舊也其不始於天寶開衛包所定明矣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安國注論語言雖有管蔡為周親不如箕

子微子之仁人與注尚書異

原注書傳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宋文公集註從書傳

論語釋文子有亂十人

繼序按開成石經尚書泰誓春秋襄廿八年昭廿四年左傳及論語初刻均無臣字其旁添與鑿改皆北宋淺人為之推此則左傳杜解以治臣注亂字不得不用臣字若爾雅釋詁郭注直引論語必本無臣字矣今宋板左傳猶有不加臣字者可寶也 泰伯篇釋文

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

閻云今左襄二十八年 劉原父謂

子無臣母之理婦人蓋邑姜也

七經小傳然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

集證

陸氏論語釋文子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 顧安武脫臣字 按今本左傳正義有臣字王氏引此云有亂十人據唐石經也左傳釋文不注又按唐石經尚書泰誓篇子有亂十人正

書無臣字或云魏公武據蜀石經增入 惠氏曰釋文論語音義及唐石經無臣字後世因晉時所出大誓以益之邢劉原父遂闕馬鄭之說以邑姜易文以真臆說也 古亂字皆作治考古圖說敦云衛土官

左氏傳云太伯不從

左傳僖五年

楚辭天問云叔旦不嘉與夷齊之心

一也此武所以未盡善

武成式商容問正義引帝王世紀

至五皇甫謚作

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

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

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

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眾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

其後故君子臨眾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

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

故聖人臨眾知之

通鑑前編引作故聖人臨眾不惡而嚴是以知之今本書正義脫六字

錢云論語集注引孔氏說誤少為多

錢云唐石經無臣字

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武成篇正義愚按韓詩外傳云商

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於太行及武

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

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

公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

哉去素餐遠矣韓詩外傳史記燕王遺樂閒書曰紂之時商容不

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史記樂毅傳樂記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

而復其位鄭注乃謂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

其居樂記賈篇注蓋康成不見古文武成故以容爲禮樂張良云

武王入殷表商容問史記周紀云表商容之間皆與書合全云韓詩

外傳亦不足據馮於馬徒以伐紂是何舉動繼序按荀子大國曰呂氏慎大覽伏生書傳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呂氏審應覽又云箕子商容以此窮荀子在張良之前伏生在太史公之前

集證按呂氏春秋審應覽離謂篇箕子商容以此窮慎大覽表商容之間高注商容紂時賢人老子所從學者又荀子大略篇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間楊注表築旌之又尚書大傳武成篇表商容之間商民曰王之於賢人也亡者表其間況於在者乎皆與合

顏師古刊謬正俗云武成序往伐歸獸當依聿字聿聿序東郊不

闕案說文及古今字詁闕古闕字闕訓開故孔氏釋云東郊不

開不得徑讀闕爲開顏氏刊愚按古文尚書師古之說是也原注

虞翻謂分此三苗北古別字吳志虞翻傳注

集證崇文總目匡謬正俗八卷唐秘書監顏師古撰晁氏志師古之今有說文聿部聿也象耳頭足於地之形古文聿下从女陸氏釋文武成序歸獸徐始售反本或作聿許救反袁文甕牖開

評字林書音火救切人之所養也若武王歸鹿華山之陽放虎桃
林之野節可言歸獸既是牛馬當依尊字本音讀之說文門部
闕下云闕虞書曰闕四門外門外闕釋文費誓序不闕舊讀皆作
開馬融本作闕惠氏曰東郊不開唐石經初刻開作闕衛包改從
今文宋以來直作開字非也九經古義分北三苗北讀為別古
文北字從二人別字重八八从八从字相似因誤作北說文於八部
曰八別也孝經說曰上下有別又干部曰干古文別許君序於賈
達達傳古文尚書必得其實虞翻曰鄭注尚書分北三苗北古別
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棟謂北字似別非古
別字又北與別異不得言北猶別也虞鄭皆失之又云苗本一也
分別流之故有三苗猶三危本一也分三苗分三危之
地亦因分別而名蓋依三居之法離絕之使不得通也

大傳洪範曰不叶于極不麗于咎毋侮矜寡而畏高明今本書大傳無之

史記宋世家亦云毋侮鰥寡

周禮太卜注引洪範曰雨曰濟曰圉曰蠱曰尅繼序按說文曰部引爾雅曰圉與毛詩箋周禮

注同蓋許慎本從賈逵受古學鄭康成治尚書亦淵源於賈馬故皆依賈氏所奏也自丁度集韻誤刪曰字似圉圉升雲為一句半有半無為句而容齋隨筆文獻通考等書遂以當尚書逸句非也今觀詩齊子山弟箋古文尚書深宜此書夾注亦半明半昧 睿官太卜注

以弟為圉正義云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圉注云圉者色澤

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圉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為圉鄭依

賈氏所奏豈弟箋正義原注說文引書圉升雲半有半無今按圉即洪範曰釋其下乃注文容齋續筆引說文此條云今周書所無非

古文尚書曰澆曰圉與周禮注同

集證史記宋世家引鴻範曰雨曰濟曰澆曰悌曰霧曰克裴駰集解悌雨然也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也圉者色澤而光明也霧者氣不釋鬱冥其也克者如稜氣之色相犯也九經古義曰驛傳云

氣落驛不連屬棟按驛古文作悌今文作圉齊詩箋云古文尚書以悌為圉孔穎達曰古文尚書即今鄭注尚書也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為圉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為圉史記作悌悌即悌也古書篆字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誤從水說見鄭氏易注太史公從孔安國問多得古文之說故作悌後人轉讀遂為悌也說文曰圉讀若驛今尚書作驛是夕襲今文而失之司馬相如傳云昆蟲闔憚閭憚猶愷悌也亦發明之意

詩或聖或否或哲或謀或肅或艾不雅小莊子天有六極五常帝

王順之則治逆之則以九洛之事治成德備莊子天運篇皆為洪範之學

集證按莊子天運篇九洛之事巫咸祿之言也陸氏釋文李頤云巫咸殷相也祿寄名也然則箕子傳巫咸之學與

曾子固奏疏曰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為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為始者致其知也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不踰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南豐熙寧轉對疏一程子以前告君未有及此者閣云真西山言大學之說見其原道復性篇而立朝議論曾弗之及余謂至曾子固始及之

韓非謂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無全云無字亦當作毋

或作惡從王之路韓非有度篇蓋述洪範之言而失之也

箋或之言有也其注論語亦云然呂氏春秋引洪範無有作好云亦作毋或

天命有德天討有罪故無作好惡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故無作聰明以天之德行天之權故惟辟作福威

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原注史記正義尸子云又引見文選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注

集證莊子大宗師篇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彪云胥餘箕子名也見尸子崔譔同又云尸子曰箕子胥餘漆身為厲被髮佯狂或云尸子曰比干也胥餘其名按釋文彪注引尸子存兩說又按文選注引尸子云箕子胥餘漆身為厲被髮佯狂以此免也

巢伯來朝注云南方之遠國正義謂南巢仲虺之詒正義引鄭元云巢南方之國世一見者桀

同是也卷二下

之所奔蓋彼國也以李杞字子材解曰成湯放桀於南巢巢人納

之意者終商之世義不朝商乎誠如是亦足以見巢之忠商之

盛德矣商亡而周興於是巢始來朝李杞謙齋書解其說美矣然無所

據

集證

經義考李杞謙齋書解未見黃氏日抄蔣榮甫謂其伯父尚書嘗聞前輩言扈者啓同姓之國見堯舜皆與賢而啓乃繼禹扈不服一戰於甘自是終夏之四百年不臣夏至湯伐夏而後扈來臣於商故作臣扈之書成湯放桀於南巢巢國不義之終商六百年不求朝至武王伐商而後巢伯來朝於周故作旅巢命之書是說也嘗於經筵奏先皇帝理宗云按錢時融堂書解亦云夏桀保走三股湯伐之遂奔南巢南巢要險之地恃其險遠始不服而今來朝故特命之

金縢之書其異說有二焉魯世家云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

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梅

福傳云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此皆

尚書大傳之說蓋伏生不見古文故也今本書大傳無蒙恬傳引見梅福傳注

云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於河乃書而藏之記府

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欲為亂周公走而奔於楚成王觀

於記府得周公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且欲為亂乎此又以

武王有疾為成王索隱曰不知出何書周云按不知出何書索隱指恬引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言非

指成王事王氏亦微誤會魏按魯世家索隱曰成王病事經典無文其事或別有所出云云王氏引索隱當是約魯世家注文非蒙恬傳注

也魯世家亦與恬傳同譙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

失其本末

集證

梅福傳注師古曰尚書大傳云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木盡偃大木斯

書此不然也蓋由史遷不見古文尚書故謬爾

南軒曰至誠可以回造化若金滕策祝之辭則不無妄傳者何

南軒曰以下當自為一條全云只是一條何說非舊連上文

集證經義考張枋書說今佚葉紹翁曰南軒書說解酒謂是解千百年儒者所不及

我之弗辟朱文公謂當從鄭氏以辟為避閻三按詩集傳乃謂居東為東

與何

集證黃氏曰抄古注辟法也蔡氏本鄭康成音辟為避謂管叔流

公出東征所以明周公之心善矣但世遠恐難質言耳書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未見有歸復再出東征之次第若居東止是避流言則罪人斯得亦不當即繼於居東二年之下鄭氏於七月詩序周公遭變亦注云管蔡流言辟居東都正義云周公辟居東都史傳更無其事愚按管蔡流言之時未有東都也不知鄭氏何據而有此說若依古注以辟為法辟之辟則蔡仲之命云乃致辟管叔於商正與此辟字同

武成惟九年大統未集通鑑外紀引尚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

虞芮之質劉恕外紀帝王世紀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更為

受命之元年引見史記周本紀正義周書文傳文王受命九年時惟莫春

在鎬召太子發逸周書交傳解按史記秦惠王十四年更為元年汲冢

紀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詳見卷十一或有因於古也

閻云九年大統未集即受命改元之妄說也繼序按通鑑外紀語本孔穎達詩書禮記正義

集證尚書大傳康誥篇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邠三

記周本紀西伯伐虞芮之訟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邠明年伐崇明年西伯崩蓋受命之年斷虞芮之訟後九年而崩正義引帝王世紀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更為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又毛詩云文王九十七而終終時受命九年則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九也按據書大傳則受命之元年當九十一與周本紀及帝王世紀異沈約曰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集蓋得專征伐受命自此年始按受命受西伯之命非稱王也史遷云受命之年稱

王謬甚

文公賞雍季以義而不以謀韓非襄子賞高共以禮而不以功趙

故曰崇德報功

集證韓非子晉文篇文公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

淮南子人閒訓皆云賞先雍季而後咎犯考史記晉世家則云先

狐偃而後先軫狐偃即咎犯也據左傳當從史記史記趙世家

趙及韓魏滅智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曰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史記以丕為負索隱引鄭立曰丕

讀曰負魯世家隗囂核檄曰庶無負子之責後漢隗蓋本此房

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指武王也朱子取晁

集證九經古義金勝是有丕子之責于天鄭注尚書曰丕讀曰不

愛了孫曰子史記作負子索隱引鄭注云丕讀曰負誤也棟

按白虎通曰天子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

憂民不復子之也公羊傳曰屬負茲禮記音義隱曰天子曰不豫

唐叔得禾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史記以歸為餽

二字通用見論語

集證論語釋文詠而歸歸孔子烝豚鄭本俱作饋

三監孔氏謂管蔡商天誥序漢地理志殷畿內為三國邾鄘衛是

也邾封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唯鄭康成以

三監為管蔡霍天誥序蘇氏軾從孔說林氏奇蔡氏沈從鄭說

集證宋志林之奇尚書

錢云降谷
兩谷也降
兩聲相近

三毫孔氏謂毫人之歸文王者三所為之立監立政篇康成云

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尹蓋東成

阜南輟轅西降谷也皇甫謐以蒙為北毫穀熟為南毫偃師為

西毫立政篇林氏從鄭說呂氏祖蔡氏從皇甫說原注詩譜以三

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為長全云

集證宋志呂祖謙書說三十五卷按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東

北有蒙城東南有穀熟廢縣河南府偃師縣西有毫城湯居

原注集證鄭衛譜正義王肅服虔皆依漢地理志為說鄭以書傳言

以管蔡霍為

民獻有十夫子翼亦惟十人廸知上帝命周公以賢人卜天意史

失其名不獨魯兩生也方樸山云書正義云十人史無姓名直是在彼逆地

為賢未必是大賢也

周書作雒曰俾康叔宇于殷代霍俾中旻父宇于東代管注云東

謂衛殷都逸周書詩譜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

之衛詩邶鄘康叔宇于殷即衛也注以殷為邶鄘非是殷地在

周之東故曰東征邶鄘衛皆東也康誥曰在茲東土中旻父其

邶鄘之一與原注顧命

集證邶鄘衛譜正義王肅服虔以為邶在紂都之西孫毓云據鄘

無驗鄭

法言謂酒誥之篇俄空焉法言問愚按酒誥古今文皆有之豈揚

子未之見歟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

經文酒誥脫簡一而大傳引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天傳

酒誥

篇今無此句豈即脫簡歟簡云揚雄謂酒誥之篇俄空此自雄較書時酒誥全亡與劉向時酒誥僅脫一簡不同一簡者

一行也酒誥一行二十五字與召誥一行二十二字又不同胡朏明說○至云向雄相去幾時閻說非

集證朱子語類問揚子云酒誥之篇俄空焉曰孔書以巫蠱事不

亦不會見法言問神篇注秦皇燔書漢興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檢今無亡脫蓋古文獨存

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古注從父字絕句荆公以違保

辟絕句朱文公以為竄出諸儒之表洛誥復子明辟荆公謂周

公得卜復命於成王也蔡九峰葉少蘊諸人皆主其說漢儒居攝還政之說於

是一洗矣山谷云荆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奉和文潛贈無信

矣

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無隱張氏名震字真

父詳見卷一以為此告者之詞云爾勸汝執而盡殺之也汝當思之

曰是商之諸臣化紂為淫酒者而可遽殺乎亦姑惟教之而已

若不教而使陷于罪是亦我殺之也周公戒康叔皆止殺之詞

奈何以為勸哉張真父語愚謂此說得忠厚之意

集證經義考張震尚書小傳未見董鼎曰震字真父

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周封建諸侯與大家巨室共守

之以為社稷之鎮九兩所謂宗以族得民公劉之雅所謂君之

宗之此封建之根本也魯之封有六族焉衛之封有七族焉唐

之封有九宗五正焉六族七族九宗五正俱見左傳定四年皆所以係人心維國勢

不特諸侯為然周公作皇門之書竹書紀年成王元年周公告諸侯於皇門逸周書皇門解是其

也事曰維其有大門宗子茂楊肅德勤王國王家乃方求論擇元

聖武夫羞于王所咸獻言助王恭明祀敷明刑用能承天嘏命

先人神祇報職用休俾嗣在厥家萬子孫用末被先王之靈光

逸周書皇門解然則王室之不壞繫大門宗子是賴自封建之法廢國

如木之無根其亡也忽焉然古者世臣必有家學內有師保氏

之教外有外庶子之訓國子之賢者命之導訓諸侯若魯孝公

是也見國語及史記魯世家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鎮

靖者脩之若晉公族大夫是也見晉語及左傳成公十八年教行而俗美然後

托以安危存亡之寄而國有與立矣方樸山云孟子亦云故國有世臣為政不得罪於巨室。至云此有

慨於宋宗室之不振。又云晉無公族以卿子弟為之是以有三卿之禍

商之澤深矣周既剪商歷三紀而民思商不衰攷之周書梓材謂

之迷民名誥謂之讎民不敢有忿疾之心焉蓋皆商之忠臣義

士也至畢命始謂之頑民何云讎民釋文字或作酬如孔傳乃與百君子文義相屬以為指頑民恐非然猶曰

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兢兢不敢忽也孔子刪詩存邶鄘於風繫

商於頌吁商之澤深矣何云詩書之義又自不同。至云匡山未平時元人以告變之章大捕四明遺老以為欲迎二王深害所

以唏噓而言此

名誥正義引周書月令云三日粵肅丙午肅正義漢律厯志引古文月

采篇曰三日曰肅粵曰二字古通顏注謂說月之光采愚以書正義攷

之采字疑當作令方樸山云魯語有少采夕月之文采字不必疑

婁敬曰成王即位周公營成周以為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

德則易以亡漢書婁敬傳呂氏春秋南宮括曰成王定成周其辭曰

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予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

得而誅也呂氏春秋恃君覽長利篇說苑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

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

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

說苑至公篇 按呂覽則南宮括對魯繆公說苑則南宮邊子對魯繆公

當即一人一事也

三說大意畧同

全云此說非也周公營成周不過為朝會諸侯之地未嘗令成王徙都之也果如呂覽說苑云云則

周公為師名公為保

君與

鄭康成不見周官之篇以師保為周禮

師氏保氏大夫之職

原注師氏保氏注亦引書序云聖賢兼此官。閻云周官最晚出書二十五篇內康成何由得見其實周官從漢

百官公卿表來

禮記文王世子注謂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兩

注自不同

何云大司成當為宗伯之屬大司樂成樂之一終也

集證

尚書釋文君奭序為保太保也為師太師也馬融云保氏師氏皆大夫官按據釋文則康成書注本馬融之說也禮記

文王世子正義鄭以大司成掌教故知是司徒之屬以其父師司成又掌教國子故知當師氏也按此與注書異

有若散宜生孔氏傳云散氏宜生名

君奭篇

愚案漢書古今人表

女皇堯妃散宜氏女當以散宜為氏

閻云大戴禮記帝繫篇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

集證

按論語孟子疏皆以散為氏宜生為名承孔安國之說也又按考古圖載周散季敦呂與叔曰敦文曰惟王四年蓋武王

也武王之時散氏惟聞散宜生季疑其字也據此則孔傳云散氏宜生名說必有據

多有成惟有胥伯小大多正

孔傳於惟有相長事小大眾正官之人

大傳云古者十

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貊小貊

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維有胥賦小大多政

傳多古今文之異如此

無逸大傳作毋逸毋者禁止之辭其義尤切

集證

無逸書大傳作毋逸王充論衡同史記作無佚漢書蔡邕石經逸字皆作佚惠定宇曰王氏謂大傳作毋逸毋者禁止之

辭按儀禮士昏禮夙夜毋違命注云古文毋作無史記從古文故亦作無毋與無古今字非有兩義

無逸中宗高宗祖甲文王之享國以在位言呂刑穆王享國百年

以壽數言

說本孔穎達

集證呂刑正義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無逸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皆謂在位之年呂刑篇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言其長壽也按論衡氣壽篇云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俱以在位言非也

祖甲孔安國王肅云湯孫太甲也馬融鄭玄云武丁子帝甲也書

正義以鄭為妄無逸篇正義史記正義按帝王年代歷帝甲十六年

太甲三十三年明王孔說是王肅云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

有過魯世家正義蔡氏書傳從鄭說謂非太甲按邵子經世

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

合亦不以太甲為祖甲何云邵子經世書豈足為據而妄引之乎問云蔡

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三者因其先後

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非太甲也明甚

集證鄭之說謹按傳說彙纂兩存之無逸多言不敢孝經亦多言不敢堯舜之語

以存此心也

天亦命自度天與我一自作死命我與天一

民長之疾苦常在目故曰顧長于民若天少一監臨常在目故曰顧

天天之明命

文王既僭殺紂其言庶獄庶慎司馬公曰人君必於知人後於知

事專譴瀾產帝紂紂非不明也而不知弘石之

傳附見唐宣宗拱揖細微非不察也而不知弘石之

合緇明於小而闇於大也故堯舜之知人不能知弘石之

觀察仲之命知周所以興觀中山靖王之對知漢所以亡周公

二叔之不咸方且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漢懲七國之難抑損諸

困學紀聞五經集證卷二下

侯以成外戚之篡心有公私之殊而國之興亡決焉

集證 漢書中山靖王勝傳武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以諸侯秦強欲稍侵削建元三年勝來朝因對云云

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見坊記注宅無所攷傳有凡蔣邢茅胙

祭豈君陳其一人歟至云漢書王莽傳謂周公之子七人蓋合魯與凡蔣諸國則七人也不知王官之世襲周公者在七人之外是或即君陳之裔蘇氏疑君陳非周公子或云特如君奭君牙之類然周公之子八人則無疑矣○又云宣王中與輔之者亦周公也宰孔亦有識見凡伯祭

公謀父皆周公之裔世有人焉家學之傳遠矣閻云案禮記疏引鄭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今詩譜無伯禽君陳字

集證 竹書紀年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注云約按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今攷周南名南譜云周公封魯其次子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是也據此文則君陳不在凡蔣邢茅胙祭列中矣林少穎曰鄭氏以君陳為周公之子蘇氏陳少南俱以為非而陳少南為詳明其言曰周公命康叔或命蔡仲父子之苗裔見於告戒之詞者如是之審況周公叔或勸勞於成王命其子以繼父事何無懿親之語若言伯禽

決無是理也

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鄭注周之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

則然鄭以目驗知之原注儀禮疏○雷云地理之學莫妙於目驗趙充國固

來充豫之域者也

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先儒謂成王失言爾云尚書

古文疏証云君陳此六語引於坊記安知當日非大小臣工相告誡之辭未必為君告臣只緣晚出書作成王語氣成王之宛于是且千餘年矣試看下文取證大

誓六語為人子之言則取證君陳亦必為人臣之言例可知○至云此六語果有疵不可謂非成王之失言也若遂以此為古人作偽之証則又過矣潛邱力攻古文尚書為偽余未敢信○繼序按禮記坊記春秋繁露皆引此文則真古文矣爾雅釋詁云順陳也即此順之於外之順不讀爾雅不明尚書此文不讀尚書亦不明爾雅所釋又按偽孔傳云順行于外暗與爾雅合而孝經注以順而行之訓將順則將順與諛絕不同推之禮記王制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亦可作陳字解先儒謂葛氏引見蔡傳蓋將順其美善則稱君固事君之法然君不可以

是告其臣順之一字其弊為諛有善歸主李斯所以亡秦也曾

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先儒謂成王失言

爾云尚書

古文疏証云君陳此六語引於坊記安知當日非大小臣工相告誡之辭未必為君告臣只緣晚出書作成王語氣成王之宛于是且千餘年矣試看下文取證大

誓六語為人子之言則取證君陳亦必為人臣之言例可知○至云此六語果有疵不可謂非成王之失言也若遂以此為古人作偽之証則又過矣潛邱力攻古文尚書為偽余未敢信○繼序按禮記坊記春秋繁露皆引此文則真古文矣爾雅釋詁云順陳也即此順之於外之順不讀爾雅不明尚書此文不讀尚書亦不明爾雅所釋又按偽孔傳云順行于外暗與爾雅合而孝經注以順而行之訓將順則將順與諛絕不同推之禮記王制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亦可作陳字解先儒謂葛氏引見蔡傳

蓋將順其美善則稱君固事君之法然君不可以

是告其臣順之一字其弊為諛有善歸主李斯所以亡秦也曾

爾云尚書

古文疏証云君陳此六語引於坊記安知當日非大小臣工相告誡之辭未必為君告臣只緣晚出書作成王語氣成王之宛于是且千餘年矣試看下文取證大

誓六語為人子之言則取證君陳亦必為人臣之言例可知○至云此六語果有疵不可謂非成王之失言也若遂以此為古人作偽之証則又過矣潛邱力攻古文尚書為偽余未敢信○繼序按禮記坊記春秋繁露皆引此文則真古文矣爾雅釋詁云順陳也即此順之於外之順不讀爾雅不明尚書此文不讀尚書亦不明爾雅所釋又按偽孔傳云順行于外暗與爾雅合而孝經注以順而行之訓將順則將順與諛絕不同推之禮記王制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亦可作陳字解先儒謂葛氏引見蔡傳

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先儒謂成王失言爾云尚書

古文疏証云君陳此六語引於坊記安知當日非大小臣工相告誡之辭未必為君告臣只緣晚出書作成王語氣成王之宛于是且千餘年矣試看下文取證大

誓六語為人子之言則取證君陳亦必為人臣之言例可知○至云此六語果有疵不可謂非成王之失言也若遂以此為古人作偽之証則又過矣潛邱力攻古文尚書為偽余未敢信○繼序按禮記坊記春秋繁露皆引此文則真古文矣爾雅釋詁云順陳也即此順之於外之順不讀爾雅不明尚書此文不讀尚書亦不明爾雅所釋又按偽孔傳云順行于外暗與爾雅合而孝經注以順而行之訓將順則將順與諛絕不同推之禮記王制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亦可作陳字解先儒謂葛氏引見蔡傳

蓋將順其美善則稱君固事君之法然君不可以

是告其臣順之一字其弊為諛有善歸主李斯所以亡秦也曾

爾云尚書

是以爲良顯乎。闇復之君，誦斯言則歸過求名之疑不可解矣。承弼昭事，稱文武而不及成王，其有以夫。

集證 古文尚書考坊記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子內女秋繁露所引與坊記同云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困學紀聞云先儒謂成王失言順之一字其弊爲諛棟謂坊記所引必別有所指後儒不疑晉出古文而追咎成王過矣且果成王失言孔子胡爲錄之以訓後世乎梅頤此等最爲害

推誠以待士則樂氏之勇亦子之勇 左傳襄二十一年樂王納之對范宣子 用賢以及

民則田單之善亦王之善 齊國策貫珠者之對襄王 故曰有容德乃大

史伯論周之傲曰去和而取同 鄭國語 與晏子之論齊 左傳昭二十年 子思

之論衛 乳叢子批志篇 一也西漢之亡亦以羣臣同聲故曰庶言同則

釋 全云孔光劉歆之同豈真同哉王舜且以此憂悸而死總之小人之同本不可謂之同所謂充合者也

周官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黜陟明而後封建定柳子謂天

子不得變其君 柳子厚封建論荀云得變之時少矣然而古之聖人初不欲以天下自私其子孫也 殆未

考周制也

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儒以爲禮之變蘇

氏以爲失禮 閻云蘇氏之說非是羅敦仁尚書是正正之曰按禮三年之喪越

服亦有時釋之而卽吉矣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冕服乎嗟乎謂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卽吉無時而可而勢不行也于是乎以日易月之制起謂之禮制不忍數刻之嫌而安終身之痛不知其可也 朱文公謂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

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如伊訓元祀十二月朔奉嗣王

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卽位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

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 韓文外集順宗實錄中有此事可考 蓋易世傳授國之

大事當嚴其禮也 以上文公答潘時舉之言 蔡氏書傳取蘇氏而不用文公

之說

集證按語類朱子此條答潘時舉之問也語類又一條云康王釋斬衰而服袞冕於禮為非孔子取之又不知如何設使制禮作樂當此之職只得除之陳氏櫟曰証之朱子之說當制禮職一條固主蘇氏答潘子善一條未嘗必主蘇氏但未知二說孰先孰後耳莫若兩存之

錢云林栗字黃中

愚觀孝宗初上太上帝后尊號有欲俟欽宗服除奉冊者林黃

中名栗福清人議唐憲宗上順宗冊在德宗服中謂行禮無害第備

樂而不作可也何五九劉韶美何云名儀鳳議曰唐自武德以來皆用易

月之制既葬之後謂之無服羣臣上尊號亦多在即位之年與

本朝事體大相遠也劉韶美上議觀韶美之言則文公語錄所云漢

唐冊禮乃一時答問未為定說也何云朱子語錄特恥其說發自蘇氏耳

集證宋史劉儀鳳傳孝宗受禪議上光堯壽聖尊號冊寶有欲俟欽宗服除者大常博士林栗謂服字不必送儀鳳獨上議乞

候終制議雖是其言竟用栗議一概按朱子謂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云云實乃至論林黃中之言不可廢也

史記周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書序缺公字

集證按書序康王命作冊畢斷句孔傳云命為冊書以命畢公

畢命一篇以風俗為本殷民既化其效見於東遷之後盟向之民

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及其末也周民東亡而不肯事

秦王化之八人深矣全云豈時春秋之世至七國時上黨之民猶不肯入秦唐賈至議取士以安

史之亂為鑒謂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

臣賊子生焉議載唐書選舉志蓋國之存亡在風俗四維不張賈至語而

秦麻促恥尚失所賈至語而晉祚覆至其知本之言哉

周之興也商民後革百年化之而不足周之衰也衛風先變一日

移之而有餘

雖收放心閑之惟艱孟子求放心之說也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孟子格君心之說也

衛石碣以義厲一國而甯遠之類萃焉晉趙衰以遜化一國而知范之賢繼焉故曰樹之風聲

齊大史之守官襄二尚父之德遠矣魯宗人之守禮哀二周孔周十四

孔當之澤深矣故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按周孔之澤深矣句出鮑彪魏國策注

皇帝始見于呂刑趙岐注孟子引甫刑曰帝清問下民無皇字闕

盧六以引孔傳云帝帝堯也以證非皇字然岐以帝為天則非何云在盡信書下

集證按汲古閣所刻孟子注疏本盡信書下引甫刑仍有皇字又似古文原有皇字惠氏曰呂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孔傳云君帝帝堯也是皇帝孔氏本作君帝釋文亦作君帝

兵以恭行天討謂之天吏刑以其嚴天威謂之天牧

中說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中說問阮逸注云元命包易

書也愚按春秋緯有元命包詳見第八卷易書有元包詳見第一卷薛收

蓋謂自作元命其言見于呂刑阮注誤矣

集證玉海五十二王福時家書雜錄中說編為十篇成十卷阮逸注

張子韶全云張文忠公九書說於君牙罔命文侯之命其言峻厲激

發讀之使人憤慨其有感於靖康之變乎胡文定春秋傳於夫

椒之事亦致意焉朱子詩傳其說王風揚之水亦然

集證文獻通考無垢尚書詳說五

子夏問金革之事無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

為為之也鄭注云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

作菜誓禮記曾子問注後世起復者皆以伯禽藉口闕云按孔穎達禮疏禮記伯禽卒哭者為母喪也時

錢云張九成字子韶號無垢居上有尚書詳說五卷

周公嘗考書多方王來自奄孔注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

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

反淮夷徐戎竝興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盼作盼誓魯世家據此

則伯禽征淮徐在周公未沒之時非居喪即戎也左傳殺之役

晉始墨若伯禽行之則晉不言始矣記禮之言恐非謂費誓也

集證曾子問正義注言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按魯世家云徐戎作

革之事無辟此云魯公伯禽有為為之故知征之然周公致仕之

後成王即位之時周公猶在則此云伯禽卒哭者為母喪也吳

氏澄曰武王崩之年武庚叛周徐戎應之周公東征定殷亂遣伯

禽之國鎮遏東方元年征徐戎此時王室危急故伯禽不敢以母

喪辭

魏觴諸侯於范臺魯共公舉觴擇言以酒味色臺池為戒魏策漢

高帝圍魯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漢書儒周公伯

禽之化歷戰國秦楚猶一日也

集證鮑彪魏策注魯周公之後也其教澤存焉故齊仲孫湫曰猶

於是特為中國禮義之邦觀魯君之所稱說則周孔之澤深矣

周益公謂文苑英華賦多用貞來非讀秦誓正義安知今之云字

乃貞之省文周平園跋文苑英華後序愚按漢書韋孟諫詩顏師古注引秦

誓雖則貞然原注古文作貞○何云貞來

集證文獻通考文苑英華一千卷太平興國七年李昉等奉敕編

書本作員衛包改古文始從云詩出其東門聊樂我員釋文云員

本作云詩正月昏姻孔云本又作員商頌景員維河鄭箋員古文

以員為云也

文心雕龍云書標七觀雕龍宗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續序按伏生

湯誓牧誓費誓秦誓無秦誓此云六誓者洛誥傳云周書自秦誓而八百諸侯俱

至孟津白魚入舟之文載於書大傳者與後得秦誓同蓋歐陽張生各記所聞

困學紀聞五卷集證卷二下

我員釋文亦亦作云

錢云聊樂

不盡出伏生手也至穀梁隱八年傳注云六誓七詰則又并五詰可以觀仁

甫刑可以觀誠蓋由戒轉誠一作戒一作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

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見大傳書大傳畧說

觀美大禹謨禹貢觀事皋陶謨益稷觀政泰誓觀義此其畧畧異者孔叢論書篇

集證按書大傳畧說孔子答顏淵云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

春秋時卻缺之言九功九歌左傳文穆姜之言元亨利貞襄九年本

子服惠伯之言黃裳元吉昭十二年朱子叔向之言昊天有成命

單穆公之言旱鹿周詩叔孫穆子之言鹿鳴之三

成鱗之言皇矣之雅昭二十年閔馬父之言商那之頌

左史倚相之言懿戒楚語詩集觀射父之言重黎楚語

白公子張之言說命楚語其有功於經學在漢儒訓故之

先蓋首遲任史佚以來統緒相承氣脉未嘗絕也

顏氏家訓云王粲集中難鄭之尚書事家訓勉今僅見於唐元行

沖釋疑載唐書儒學下本傳原注王粲曰世傳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

集證隋志經部尚書釋問四卷魏侍中王粲撰又集部侍中王粲

官師相規注謂官衆元征左傳官師從單靖公注天子官師非卿

也襄十五年漢賈誼傳官師小吏注云一官之長愚謂漢注得之

周官皆有師

集證左傳襄十五年注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也正義祭法

卷二下

卷二下

卷二下

錢云張孝
祥字安國

名劉夏石尚是也。是天于之官師非卿故劉夏
從單靖公而譏卿不行也。杜注本康成之說。

王景文名質謂文章根本在六經張安國名祥欲記考古圖曰宜

用顧命遊廬山序所歷曰當用禹貢何云王景文語當考未詳景文傳無之疑是

集證王氏辭學指南載王景文曰文章根本皆在六經非惟義理

品百二十有八曰是當為記於經乎何取景文曰宜用顧命游廬
山詒事將哀所歷序之曰何以景文曰當用禹貢按詳此乃王

伊尹之始終書序備矣陸士衡蒙士賦序伊生抱明允以嬰戮蓋

惑於汲冢紀年之妄說也皇甫謐云伊尹百有餘歲引見沃

劬云周公年九十九風俗通今篇佚王充論衡云名公百八十壽篇

故趙岐注孟子至壽若召公盡心章疏

集證行書紀年太甲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天大霧三日乃立

世所加稱按抱朴子良規篇云伊尹終於受戮大霧三日皆應
於竹書之說史記殷本紀注引帝王世紀曰沃丁八年伊尹卒年
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之禮禮以太牢親臨
喪以報大德此說為得其實風俗通召公一百九十餘歲

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注商湯所制

法也原注三百商之刑三千

周禮大司馬注引書曰前師乃鼓鼗音馗疏謂書傳說武王伐紂

時事書大傳太誓篇原注二

集證書大傳大誓篇惟丙午王還師前師乃鼓鼗躁師乃惰前歌

洪範五者來備史記云五閻云今本來備采世家作五者來備後漢

荀爽謂之五躔後漢本傳注是也李雲謂之五氏後漢本傳何云躔

氏氏古通用傳習之差如此近於鄧書燕說矣

國學記聞五經集證卷二下

云錢謙
作鳥藻

錢云吳仁
傑有尚書
洪範辨圖
一卷

集證九經古義按經文曰時五者來備時是也言是五者皆備至也孔氏以日時二字屬上句與漢儒所受尚書異讀後人遂以五是為傳習之訛非也李雲傳注云氏與是古字通者觀禮曰太史是右注云古文是為氏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云是或為氏漢書云造父後有非子至元孫氏為莊公小顏曰氏與是同古通用字上經云立時人為卜筮此云時五者來備皆訓為是魏按隸釋韓勅修孔廟後碑以於氏為於是漢末有是儀亦作氏儀

土氣為風水氣為雨箕屬東方木克土土為妃故好風畢屬西方

金克木木為妃故好雨此鄭康成說也洪範正義引鄭吳仁傑謂易以

坎為水北方之卦又曰雨以潤之則雨屬水洪範辨漢志軫星亦

好雨閻云按漢天文志及史天官書並云軫星主風蓋軫星之象與巽同位為風車動行疾似之無好雨之說好雨者蔡傳也詎足信歟

集證玉海宋朝吳仁傑撰洪範辨一卷增立新圖辨歐陽脩蘇洵蘇轍所論按史記天官書軫為車主風索隱云軫與巽同

位為風車動行疾似之漢天文志軫為車主風又按孫子火攻篇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則箕軫兩星主風之說由來已久固不始自馬也陳師凱書蔡傳旁通云洪範集傳謂漢志軫星亦好雨兩字誤漢志作風

五福不言貴而言富閻云先師吳太易先生問余五福無貴子知其說乎對曰命之責任寒者與衣飢者與食凡不獲其所者與安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不皇暇其在位也如肩重負及去位也如釋重負豈若後世之貴者以位為恣睢乎故五福中不得有貴此論其精先王之制貴者始富賤者不富也

集證游氏禮記解五福不言貴而言富蓋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言富則知貴所謂祿以馭其富也貧富貴賤離而為四起於後世不能制爵祿之失

趙岐注孟子不見古文繼序按今所傳偽古文更非邠卿所能見以其助上帝寵之斷句又

我武惟揚注云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太誓也

集證玉海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

又帝使其子九男一女注云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繼序按云百二十篇者逸書有舜典之叙亡失

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又不及夏以政接於有庠謂皆逸篇之辭原注又引書禹拜謏言一按今本趙注引作禹拜善言

集證古文尚書考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二女趙岐注曰堯典釐降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則可證其未嘗見古文舜典矣蓋古文舜典別自有一篇與今之尚書析堯典而為二者不同故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祖落為堯典不為舜典史記載慎徽五典至四罪而天下咸服於堯本紀不於舜本紀孟子時典謨完具篇次未亂固的然可信馬遷亦親從安國問古以政接于有庠等語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母使舜完廩一段文辭古崛不類孟子本文史記舜本紀亦載其事其為舜典之文無疑

葛伯仇餉非孟子詳述其事則異說不勝其繁矣原注孟子之時古書者通猶可攷今有不可攷

易乾鑿度曰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名同不害以明

功乾鑿度卷上原注帝乙湯之孫也按史記湯至帝乙二十九王謂六世王未詳唐陳止節曰殷曰成湯至帝乙十一君其父子世六易謂十二君亦未詳○閻三校鄭康成注禮記引易說未句作天之錫命疏可同名孔疏以帝乙即祖乙正湯之六世孫但末見尚書 槐按史記祖乙是河亶甲之子太戊之孫太庚之曾孫太甲之元孫太丁之五世孫湯之六世孫

集證乾鑿度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之元孫之孫也此帝矣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湯以乙生嫁妹本天地正夫婦夫婦正則王教興矣故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功 唐書儒學下陳貞節傳殷自成湯至帝乙十二君其父子世六易乾鑿度曰殷之帝乙六世王則兄弟不為世矣 槐按虞翻以帝乙為紂父荀爽以帝乙為湯乾鑿度又以祖乙為帝乙是商有三帝乙矣又按乾鑿度六世王名同解見禮記正義惟唐陳貞節之言不可按據

林少穎書說至洛誥而終呂成公書說自洛誥而始原注宋文公曰蘇於繫王氏傷於鑿呂氏傷於功然其開盡有好處○全云成公為少穎弟子其書益以續師說

集證陳振孫書錄解題少穎從呂紫微木中居仁學而太史呂祖謙則其門人也按今本題尚書全解四十卷林之奇撰原本

至名誌而止其孫明始綴拾補完明以來又佚多方一篇國朝
乾隆中以永樂大典所載補之其書如以陽鳥為地名之類頗多
新說然辨析異同詳中史事卓然成一家言又書說三十五卷
前三十二卷呂祖謙門人時澗增修後十三卷則祖謙續其師林
少穎書也故少穎書終名誌而東萊書始洛誌
宋志王安石新經書義十三卷又洪範傳一卷

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泰之極則城復於隍既濟之極則濡其
首不于其末而于其極則無及矣

伊尹以壽言亂政戒其君盤庚以度乃口告其民商俗利口其敝
久矣邵子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周
公訓成王勿以儉人所以反商之敝也張釋之諫文帝趙遷喬
夫漢張釋所以監秦之失也周官曰無以利口罔命曰無以巧
言此周之家法將相功臣少文多質安靜之吏悃悃無華後漢

此漢之家法
何云意本蘇傳○全云此漢文景時家法武帝以後則一變矣試讀史漢文景兩朝列傳如張蒼申屠嘉周亞夫費嬰皆

恭在貌敬在心書正義之說也洪範中心為忠如心為恕詩春秋

正義之說也關聯序正義左傳

堯舜之世名臣止任一事仲尼之門高第皆為一科故曰無求備
于一夫

疆怒而行忍也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焉也何云以原憲為強怒讀伊洛
書太滅烈原字原固博雅其不

一視同仁韓退容也顏子之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也

免於侯子之
隔壁聽與

式和民則順帝之則有物有則動作禮義威儀之則皆天理之自
然有一定之成法聖賢傳心之學唯一則字

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故民生在勤則不匱左傳宣十二年
晉欒書之言先知

稼穡之艱難乃逸故君子能勞則有繼魯語公文文伯之母之言

乃命三后先儒曰人心不正則入於夷狄禽獸雖有土不得而居

雖有穀不得而食故先伯夷而後及禹稷東萊書說此說得孔子去

食孟子正人心之意小雅盡廢其既烈於泮水四維不張其害

慳於咀飢

周禮司刑五刑之屬二千五百司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穆王雖

多五百章而輕刑增重刑減呂刑墨罰之屬于劓罰之屬于剕罰之屬于

班固以周禮為中典甫刑為重典漢書刑非也

舜臬陶曰欽曰中蘇公曰敬曰中此心法之要也呂刑言敬者七

言中者十所謂惟克天德在此二字

禹有典則貽厥子孫而有盤遊無度者湯以義禮垂裕後昆而有

顛覆典刑者是以知嗣德之難也宋武帝留葛燈籠麻繩拂於

陰室宋書武紀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篋於寢宮作法於儉其敝猶

侈況以侈示後乎說本洪容齋

集證容齋續筆帝王創業垂統規以節儉貽訓子孫必其繼世象

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室

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顛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上不答獨曰

田舍翁得此以為過矣唐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梳篋一柞木

梳一黑角篋一草根刷子一歎曰先帝親正皇極以致升平隨身

服用惟留此物將欲傳示子孫永存節儉其以奏聞明皇諸陵至

寢宮問所留示者何在力士捧跪上上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在

光之珍垂棘之璧將何以愈此即命史官書之典冊是時明皇履

位未久厲精為治故見太宗故物而惕然有感及後心一動窮天

下之力不足以副其求尚何有於此哉宋孝武不足責也若齊高

帝周武帝陳高祖隋文帝皆有儉德而東昏天元叔寶煬帝之淫

侈浮於桀紂又不可以語此云

因代柴而封禪因時巡而逸遊因洛書而崇飾符瑞因建極而雜

糅正邪因享多儀而立享上之說塞忠諫謂之浮言錮君子謂之朋比慘礪少恩曰威克厥愛違衆妄動曰惟克果斷其甚焉者不之奪漢託之舜禹衍之箕齊託之湯武邵陵海西之廢託之伊尹新都之攝臨湖之變託之周公侮聖言以文姦慝豈經之過哉

蘇綽大誥近於莽矣

北周書本傳

太玄所謂羣牛角馬不今不古者歟

天元更次五

蘇威五教

隋書本傳

綽之遺風也

何云大誥之作度越六代不可毀也○至云何氏過推蘇

綽未免永嘉一輩人議論

集證

周書蘇綽傳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之九世孫也自有晉羣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誥奏行之北史蘇威傳威字無畏綽之子也江表自晉以來刑法疏緩代族貴賤不相陵越平陳之後攸人者盡改變之無長幼悉使誦五教威加以煩鄙之辭百姓嗟怨

史記秦紀繆公三十三年敗於殽三十六年自茅津渡河乃誓於

軍申思不用蹇叔百里侯之謀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

為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秦本紀書序

云敗嶠歸作誓序與史不同邵子謂脩夫聖者秦穆之謂也穆

公是霸者第一悔過自誓之言幾於王道全云以秦穆之悔過為真平則彭衙之窮兵何也若

謂自茅津以後作誓是謬為悔過之言以鳴得意也康節竟為舊說所欺不知聖人錄之以垂戒耳此聖人所以錄於書末

集證

按史記秦本紀以秦誓作於秦穆公三十六年伐晉封殽尸金仁山通鑑前編從史記蔡九峰書傳從孔傳然以左傳晉歸二帥穆公郊迎鄉師而哭之文證之則作誓當在是年書序得之

大傳太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

知書大傳畧說康成注云孟迎也唐冊太子文云盡謙恭於齒賈審方俗於迎

郊永徽七年冊文愚謂孟侯見康誥謂諸侯之長蓋方伯也大傳說非

按書正義已辨之

集證書康誥正義略說以太子十八為孟侯而呼成王既禮制無

文義理駢曲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為孟侯皆不可信也

玉海七十二高宗實錄永徽七年正月辛未川文云蓋謙恭于齒

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

篇之餘藝文志注隋唐志繫之汲冢然汲冢得竹簡書在晉咸寧五

年而兩漢已有周書矣何云此條實佳然何與經事宜入攷史太史公引克殷度邑周本

紀鄭康成注周禮云周書王會備焉秋官大行人注儀禮云周書北

唐以間鄉射禮注許叔重說文引逸周書大翰若暈雉羽部翰字下按

王會作文翰引王會又引獮有爪而不敢以振豕部獮字下按周祝解馬

者若臯雉注融注論語引周書月令鑽燧改火注按皆在漢世杜元凱解左傳

時汲冢書未出也社預左傳後序云余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

書皆簡紙始說會汲郡汲冢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

科斗文字千里百縣左傳哀二年注縶之柔矣襄二十六年注

皆以周書為據則此書非始出於汲冢也引水子晉解文

集證漢藝文志考今本周書凡七十篇始於度訓終於器服晉孔

其後稍隱邪今篇目比漢但關其一二繫之汲冢失其本矣杜預注

左傳魯之柔矣謂逸詩見周書而狼臆所稱周志勇則害上不登

於則堂其語今見篇中大匡解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又引以為上

大夫受縣之注呂氏春秋引比善之則商也不善則讐也楚世家

引欲起無先蘇秦引縣縣不絕蔓蔓奈何蒙恬傳引必參而伍之

蕭何引天予不取反受其咎主父偃引安危在出合存亡在所

谷禾引記功忘過宜為君王商傳引以左道事君者誅楊賜引天

子見怪則修德說苑引前車覆後車成擊子引國無三年之食非

其國淮南子引掩雉不得更順其風上言者常下言者權國策

引魏任章將欲敗之必始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貨殖傳引農

不出則乏食工不出則乏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說文引朕實不明

以侂伯父書正義引月令云三日粿臚張衡集引乃命少皞清皆

開八繁箕子者德月令凡十一篇實五十九篇考蔡邕明堂月令論云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為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為第四篇今本月令解實第五十三是其篇雖亡其篇之次第猶與兩漢本合亦此書非始出於汲冢之一證也

按晉束皙傳太康二年汲郡得竹書七十五篇其目不言周書

原注紀云咸寧五年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常考閻云按王氏云當改余因攷同東晉傳王隱撰者曰太康元年房喬脩者曰太康二年已互異如此當以當日目擊之言為據晉武帝紀本起居法杜預為左傳後序皆其所目擊者也蓋發于咸寧五年冬十月官輒聞知明年太康改元三月吳平預始得知又二年始見其書故序曰初藏在祕府余晚獲見之此與情事頗得

左傳正義引王隱晉書云竹書七十五卷六十八卷有名題七卷不可名題其目錄亦無周書然則繫周書於汲冢其誤明矣

集證按汲冢竹書載晉書武帝紀及束皙傳 陽升菴云晉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私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易經二篇易繇陰陽卦二篇卦下易經一篇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涉論易國語二篇言楚晉事各三篇似兩雅論語又

似禮記師春一篇瓊語十一篇諸國夢十妖相書也梁正載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止藏金玉事徽書二篇論心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鄒生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圖詩一篇又雜書十九篇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漆書皆科斗文字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可復詮次武帝詔荀勗撰次之以為中經列在祕書著作郎束皙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此晉書武帝紀荀勗及束皙傳文也又杜預春秋集解後序亦云汲冢古文七十五卷多不可訓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象象文言繫詞其紀年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惟特記晉國起自殤叔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相次晉滅獨記魏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文太似春秋經又稱伊尹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合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師存一卷則純集左氏傳十餘事合此觀之汲冢所得書雖不可見而其目悉舉於此會無一語及所謂周書者也按漢藝文志有逸周書七十一篇以今所謂汲冢周書校之止缺四篇蓋漢以來原以此書不因發冢始得也李善注文選日月遠在晉後而其引亦稱逸周書不曰汲冢周書也惟宋太宗時修太平御覽首卷引目始有汲冢周書之名蓋當時儒臣求汲冢七十五篇而不得遂以逸周書七十一篇充之矣晁氏公武陳氏振孫洪氏適高氏似孫黃氏震李氏燾吳氏澄周氏洪謨號通知古今者皆未暇深考余故錄晉書及左傳後序文於此則此書也當復其舊名題曰逸周

書可也嘉靖壬午年八月望日楊慎書
魏按太平御覽有汲冢周書之名自本隋唐志非始自御覽也又按丹鉛錄云薛瓚注漢引汲冢古文云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豎是為荀叔又引翟章救鄭次于南屈又引梁惠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今漢儀有逢

書大傳載四海河江五湖鉅野鉅定濟中孟諸隆谷大都之貢物

此禹時也書大傳禹貢篇

集證 書大傳禹貢篇夏成五服外薄四海東海魚須魚自南海魚河鮑江鱣大龜五湖元唐鉅野淩鉅定羸濟中唐諸孟諸靈龜隆谷元玉大都鯨魚魚力威會於中國鄭注出填狀如凝膏在水上擊問狀如鯨魚大五六尺今海家謂之口口

周書載伊尹為四方獻令此湯時也周書王會解

集證 周書王會解伊尹朝獻商書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為四方獻令伊尹受命於是為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也漚鬻髮文身請

令以海內之蚌魚鱉之膏鰐嚴利劍為獻正南蠻劉桂國損子產西昆侖狗國鬼視快已鬪其貫胸離題離止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純罽江歷龍角神龜為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且略豹胡代翟旬奴樓煩月氏鐵犁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駒騶馱良弓為獻湯曰善

王會載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自稷慎以下其贊物二十一自義渠以下其贊物二十自高夷以下其贊物十四自權扶以下其贊物九此成王時也愚謂旅葵之訓曰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珍異之貢恐非三代之制

集證 王會解稷慎大塵穢人前兒良夷在子揚州禺解隄冠發人庶俞人雌馬青邱孤九尾周頊輝羗黑齒白鹿白馬白民乘黃東越海童歐人蟬蛇於越納姑妹珍目厥文絜其人元貝海陽大蟹自深桂會稽獺義渠茲白央林西申鳳鳥氏羌鸞鳥巴人比煩星施十盧紈牛區陽鬻封規規麟西申鳳鳥氏羌鸞鳥巴人比翼鳥方鳩皇鳥蜀人文翰方人孔鳥十人丹沙夷用闕木康民桴荻州靡費費都郭生生奇幹善芳高夷兼羊獨鹿邛邛距虛孤竹距虛不令支元猊不屠何青熊東湖黃罷山戎戎救般吾白虎

屠州黑豹禹氏駒駘大夏茲白牛夫戎文馬數筵每牛割奴狡犬
權扶玉目白州北問禽人管路人大竹長沙鼈魚復鼓鐘牛蠶
揚程倉
吾蔚翠

王會曰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

唐公虞公樂記所謂祝陳也殷公夏公樂記所謂祀宋也然則

郊特牲云尊賢不過二代其說非矣方樸山云先儒謂三恪不
如二王之後故郊特牲云

集證按王會解殷公夏公統有繁露
唐虞闕是尊賢不過二代也

周書史記篇穆王召左史戎夫取遂事之要戒按竹書紀年穆王二
十四年命左史戎夫

苗扈氏義渠平州林氏曲集有巢有鄩共工上衡氏南氏有果

氏畢程氏陽氏穀平阪泉縣宗玄都西夏績陽有洛之亡凡二

國原注國名
多傳記所未見

集證竹書紀年帝不降三十五年殷滅皮氏又云武乙二十一年周
師伐義渠乃獲其君以歸又云帝高辛十六年帝使重師師
滅有鄩按鄩有二前後與高辛使重師滅之鄩一鄩也國語
及史記鄭世家武公所滅之鄩又一鄩也王符齊一論志氏篇誤
合為一又按阪泉惠氏云蓋蚩尤也嘗來解云蚩尤逐赤帝爭
于涿鹿之河亦帝說黃帝執蚩尤殺之獨鹿即涿鹿也又文子
上仁篇宿沙之民自攻其君歸神農氏宿沙疑即質沙此
其可見者夏后殷商有虛三苗扈氏共工事甚著餘無考

周書大聚篇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亦見文子周書
誠

篇引張文潛祭司馬公文冬暘夏冰赴者爭先蓋本於此周書
淮南

主術訓亦云冬日之陽夏日
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

集證御覽四引鄧析子云為君當若冬日
之陽夏日之陰萬物自歸莫之使也

周書諡法惟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太師望相嗣王發既賦憲受册

于牧之野將葬乃制作諡六家
諡法今所傳周書云維周公旦太公

望開嗣王業建功於牧之野終葬乃制諡史記正義及
通鑑前編同與六家

論法所載不同

原注蓋今本缺誤又心雕龍云賦憲之謚出於此雕龍袁

天謚

集證

宋志六家謚法二十卷范正周沈編玉海謚起於今文周

書又云蔡邕獨斷所載止四十六自劉乘沈賀之書謚法乃備

陳振孫曰六家謚法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周沆等編六家者周

公春秋廣謚沈約賀琛扈蒙也今按周公卽汲冢書之謚法解春

秋卽杜預釋例所載也廣謚不著名氏沈約書一卷賀琛書四卷

扈蒙書一卷皆祖述古法而增廣之琛字國寶山陰人梁尚書左

丞蒙字日用幽州人國初翰林學士此書嘉祐末編集英宗初始

上按玉海五十四慶元五年龔頤正會萃六

家增入蘇洵謚法離爲八卷名七家謚法總括

心雕龍夏商二箴餘句頗存

夏箴見周書文傳篇商箴

呂氏春秋名類篇

不證交傳解引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又引夏箴曰小人無

妾與其有也呂氏春秋有始覽名類篇引商箴云天降

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御覽五百八

周書小開武篇周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以紀日一宿以

紀月三日以紀德四月以紀刑五春以紀生六夏以紀長七秋

以紀殺八冬以紀藏九歲以紀終小開武九紀與洪範五紀相

表裏文選任彥升曰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注引周書王曰余

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曰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文選任彥

善注九星卽九紀也

集證按小開武解言九紀又言九星一維天九星孔晁注云九星

紀也孔晁以經緯釋九星甚當

任意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

知伯索地於魏章蕭何引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漢蕭此

兩學也開五卷集證卷二下

豈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者史蘇秦傳索隱曰戰國策云得太公陰符之謀則陰符是太公兵法周書按

蘇秦傳引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奈何蘇秦傳不伐將用老氏之言老子微范蠡

奔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其真出陰符可知原注朱子云老子為張良之謀史越世家皆出於此柱下史故見此書

三墳書無傳處犧唯易存而商高所云周天麻度原注管子輕重及篇處處是六也以迎陰陽

造六峯以迎陰陽者不復見原注管子輕重及篇處處是六也以迎陰陽

錯述神農之教列子稱黃帝之書陰陽五行兵法醫方皆託之

慶黃而大道隱矣原注列子引黃帝書即老子谷

集證漢藝文志考按周髀云昔者周公問於商高曰晉天文志周

周天麻度夫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尺寸而度請問數安從出商

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

故折矩以為句廣三股修四徑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環而共

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其謂積矩故禹之所以治天

下者此數之所生也周公曰大哉言數請問用矩之道商高曰

矩以正繩倮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陟矩以知遠環矩以為圓合

矩以為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方數為典以方出圓筮以寫

天之青黑地黃赤天數之為筮也青黑為表丹黃為裏以象天地

之位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聖智出於句出於矩夫矩之於數

其裁制萬物唯所為耳周公曰善哉正字通王若谷曰管子六

脾算法乎

今有山氣形之書謂之連山歸藏坤乾元豐中毛漸得之西京

或云張天覺得之比陽民家晁公武云非古也

集證按毛漸三墳序自云得之西京民舍晁公武云張商英天覺

此不復采取於時固已影響不存去之二千載而其書忽出何可

信也况皇謂之墳帝謂之典皆古史也不當如毛所錄其偽明甚

而鄭夾漈信之過矣

有言遜于汝志良之不拯其隨也惟學遜志謙之卑以自牧也遜

一也而善惡異君體剛而用柔臣體柔而用剛君不遜志則為

錢云西京

留作京西

直為書錄

解題云元

豐中毛漸

得神農

西得之

唐州民舍

其詞詭誕

不經蓋偽

書也晁公

武云張商

英偽誤

唐德宗之彊明臣而遜言則為梁止據之苟同

周人乘黎祖伊恐商受能如震上六之畏鄰戒則無延吳蜀漢之

亡也吳華嚴字永先武進人詣宮門上表曰成都守社稷傾覆臣以

草莽竊懷不寧陛下至仁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

以聞吳志華嚴傳吁華嚴亦吳之祖伊歟

學古入宮然後能議事以制伯夷以禮折民漢儒以春秋決獄于

產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荀卿始為法後王之說荀

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李斯師之謂諸生不師今而

學古荀卿法後王只觀文獻通考序發端便引荀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

俗之見六國表云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

卑而易行也文帝謂卑之母其高論宣帝謂俗儒好是古非今

秦既亡而李斯之言猶行也孟子曰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

智乎

舜之克艱文之無逸心也後之勤政者事為而已

勿以儉人立政之戒也爰辭周公所作師之上六既濟之九三皆

曰小人勿用

左氏傳引商書曰沈潛左傳作沈淪剛克高明柔克文五年洪範言惟

十有三祀箕子不忘商也故謂之商書正義云箕子商人所陶淵

明於義熙後但書甲子淵明集亦箕子之志也陳咸用漢臘亦然

附見後漢書陳寵傳中咸寵之曾祖父也

集證宋文憲公政陶淵明像云有謂淵明恥事二姓在晉所作皆

辨今淵明之集其在詩題甲子者始於庚子而迄於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初不聞題隆安元興義熙之號若九月閑居詩有空視時運傾擬古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語雖未敢定於何年必宋受晉禪之後所作不知何故反不書甲子也其說蓋起於沈約宋書而李延壽著南史五臣注文選皆因之雖有識如黃庭堅秦觀李燾真德秀亦踵其謬而州之察獨蕭統撰本傳以曾祖晉世幸輔恥復屈身後代朱元晦述綱目遂本其說書曰晉徵士陶潛卒可謂得其實矣嗚乎淵明之節其待書甲子而後見耶魏按王阮亭謂陶詩甲子之辨先發於潛溪宋氏余考韓子蒼說淵明述酒詩云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熙後此亦不足論淵明云云此論宋人已發之固不始自潛溪也後漢陳寵傳曾祖父咸咸哀開為尚書莽篡位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注漢火行火盛於午故以午日為祖火衰於戌故臘用戌日

既獲仁人武所以克商也養民以致賢人蕭何說高祖語與漢在於一言

延攬英雄務悅民心鄧禹說光武語復漢在於一言

張文饒曰堯之麻象蓋天法也舜之璣衡渾天法也何云此說恐是臆斷

集證六經天文編張文饒曰蓋天之法如繪象止得其半渾天之法如塑象能得其全堯之麻象日星蓋天法也舜之璣衡玉

渾渾天法也渾法密於蓋天創意者尚畧述作者愈詳也張劉智曰黃帝為蓋天顛項造渾儀春秋緯文曜鉤曰帝堯時義和立渾儀據此則蓋天非堯作堯之歷象亦非蓋天法也

李仁父壽宰相年表序曰孔子序三代之書其稱相者獨伊尹伊

陟傅說周云校書序傅說無和字孔傳有之耳周公召公畢公六人耳

集證文獻通考歷代宰相年表三十四卷李壽仁父撰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若沈勁之於充晉書沈勁傳張曠之於稷

集證晉書沈勁傳勁字世堅父充與王敦構逆勁嘗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興寧三年以五百人守洛陽城為慕容恪所攻城陷遂遇害梁書張曠傳曠字四山鎮北將軍稷之子也太清二年侯景圍京城曠遣弟伊率郡兵赴援後為侯景所擊不屈景刑之於市唐書李多祚傳曠者義府初子字與宗義府立武后得相而曠為中興功臣世不以其父惡為貶云

刑止於五而秋官條狼氏誓馭曰車轅此春秋時嘗有之何云春秋之時周禮

困學紀聞五經集證卷二下

錢云李燾字仁父有歷代宰相年表三十卷

未改愈可徵周官非偽書但非常重典故不在五刑之屬惟竊逆之賊乃偶一用耳

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故以叢脞為戒器

久不用則蠹政不常修則壞蘇東坡云器久不用而蠹生之謂之蠹

故以屢省為戒多事非也不事事亦非也

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蘇氏雖以意言之東坡忠厚刑賞之至論攷之書

明于五刑以弼五教皋陶所執之法也與其殺不辜宜失不經

舜所操之權也皋陶執法于下而舜以其權濟于上劉頌所謂

君臣之分各有所司見晉書劉頌傳王制曰王三又然後制刑原注又與有同

蘇氏之言亦有所本蘇古伯作有見儀禮注有作有見今文尚書論衡引有作又若作交見周伯映彙

集證善捫風新話東坡省試論刑賞梅聖俞一見以為其文似坡徐應曰想當然耳至今傳以為戲言讀坡應制科試形勢不如德論坡時亦似不曉出處

格于皇天格其非心皆誠意感通而極其至事君如事夫

玩物喪志志為物所役也李文饒德裕通犀帶賦曰美服珍玩近於

禍機虞公滅而垂棘返壯武殘而龍劔飛張華先哲所以聞義

則服防患則微昭侯委珮而去宣子辭環以歸此可為玩物之

戒

好問則裕謂聞見廣而德有餘也爾云問曰切問曰審問曰下問曰亟問曰無宿問○又曰余嘗集陶宏景學問

問之學以聚之必問以辨之敏而好學必不恥下問老子亦云

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文子自然篇引老子

舜咨十二牧終於難任人命九官終於聖讒說孔子答為邦之問

終於遠佞人一也

南豐序南齊書曰唐虞為二典者所記豈獨其迹邪并與其深微

之意而傳之又曰方是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

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南齊書後山陳師道號黃樓銘序

云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宋文公詩破斧傳

云當是之時雖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

自為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皆用南豐文法

虞之廢歌夏五子之歌此三百篇之權輿也洪範無偏無陂至歸

其有極蔡氏謂此章蓋詩之體使人吟咏而得其性情與周禮

大師教以六詩同一機蔡氏洪範傳伊訓以三風十愆訓太甲自聖

謨洋洋而下亦叶其音蓋欲曰誦是訓如衛武公之抑戒也故

曰詩可以興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凡兩言之或謂脫簡重出東坡之說方機

非脫重蓋匪自言此功乃自任其事也必若有疑蓋疑益稷篇不當疑舜典以益

有變曰不應重贅變曰也然總非脫誤宋人以後人文法律古稷篇上文已入故云

爾東觀漢記王阜為重泉令鸞鳥集學宮爾云校東漢有阜擊磬

而舞見引御覽二況舜樂所感乎至云東觀漢記以

集證御覽引東觀漢記王阜字世公為重泉令吏民向化鸞鳥集

湯之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武之誓曰惟人萬物之靈劉子

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之謂性孟子所謂性善淵源遠

矣全云靈字稍淺○繼序按今湯誥泰誓並為春秋傳夫差曰天降衷

支侯之命其歸視爾師寧爾邦此覲禮所謂伯父無事歸寧乃邦

古者待諸侯之禮如此平王能存西周禮文之舊而不能雪君

父之讎恥豈知禮之本乎。

集證東萊呂氏曰東遷之初大讎未報王略未復正君臣臥薪嘗膽之秋也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釋然遽自以為足曰歸視

爾師靈爾邦兵已罷矣曰用資爾糧爾一占形弓二形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功已報矣曰往哉柔遠能通惠康小民無荒蕪告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勉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其終於東乎

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茶薛氏曰大為民茶毒也 薛季直書古文訓

集證按舒古通茶考工記弓人寬緩以茶注茶讀為舒下藻茶前

字玉之上圓下方者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荆茶是徵索隱注茶音舒唐韻古音神茶茶毒之茶亦並音舒

宅西曰昧谷虞翻謂當為柳谷 原注周禮注度西曰魏明帝時張掖柳

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即其地也 閩云隋地理志張掖郡張掖縣注曰有大柳谷今為甘州衛見魏志

明紀注

集證魏志明紀青龍三年注魏氏春秋曰是歲張掖郡刪川縣金

馬七其一仙人騎之其一羈絀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五開蓋于前上有玉字玉缺二積一懸麟在東鳳鳥在西北虎在西機牛在北馬白中布列四面色皆蒼白又引漢著春秋曰氐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畫之為十三馬一牛一鳥八卦玉瑛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討曹適水中甲寅帝惡其討也使鑿去為計以蒼石崇之宿昔而白石滿焉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煥徹如玉焉

周之盛也丙諸侯為伯為周召畢公之任周之衰也外諸侯為伯為齊晉之霸三公行二伯之職以統諸侯則伯者安得而竊王命

我生不有命在天得之不得曰有命一為獨夫之言一為聖人之言真文忠公曰命一也恃焉而弗脩賊乎天者也安焉而弗求樂乎天者也此聖狂所以異

聖王畏天畏民人有畏心然後敬心生謂天不足畏民不足畏為

桀紂秦隋

錢云管體仁字元善

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

惟后此即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也人能知此

則知觀書之要而無穿鑿之患矣原注言成公已有此說

集證宋史詹體仁字元善浦城人光宗即位累除太常少卿真德秀從其遊問居官治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

傳
錢云元善與呂同時非莫其說

治梁及岐若從古注則雍州山孔傳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距冀州甚遠壺

口大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經注以為呂梁狐岐間云余乃古注以爲聖經之變例且

梁山與壺口止隔一河耳不得謂甚遠

集證水經河水又左得浦水口注其水西流歷於呂梁之山巨石崇疎壁立千仞河流激盪震天動地交水注交水又東南流與勝水合水出西狐岐之山東逕六壁城南按晁以道據此以釋禹貢蔡傳因之地理今釋按孔傳梁岐在雍州今陝西

府韓城縣西北九十里之梁山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四十里之山也此山一名天柱山蔡傳疑雍州之山不當載於冀州指今山西汾州府永寧州東北之呂梁山一名骨脊山者為梁山汾州府孝義縣西之狐岐山一名薛頰山者為岐山然二山去河甚遠不得謂河水所經曾岐云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于二州故非言于冀得此可釋蔡氏之疑

校訂國學紀聞集證卷之二下終

